

四庫全書總目

第十二册

卷一百十四

藝術類存目

卷一百十五

譜錄類

卷一百十六

譜錄類存目

卷一百十七

雜家類一

卷一百十八

雜家類二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四

子部二十四

藝術類存目

山水松石格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梁孝元皇帝撰案是書宋藝文志始著錄其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且元帝之畫南史載有宣尼像金樓子載有職貢圖歷代名畫記載有蕃客入朝圖遊春苑圖鹿圖師利圖鶴陂澤圖芙蓉湖醮鼎圖貞觀畫史載有文殊像其擅長惟在人物故姚最續畫品錄惟稱湘東王殿下工於像人特畫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傳安有此書也

後畫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釋彥悰撰前有彥悰自序稱為帝京寺錄就所見長安名畫系以品題凡三十七人蓋以續姚最之書者序題貞觀九年故稱開立本猶為司平太常伯然未一人為廣陵郡倉曹參軍李湊考張彥遠名畫記李湊林甫之姪也初為廣陵倉曹天寶中貶明州象山尉尤工綺羅人物為時驚絕則湊為明皇時人彥悰遠在太宗之世何以能預錄之乎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僧悰之評最為謬誤傳寫又復脫錯殊不足看也是真本尚不足重無論偽本矣

續畫品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唐李嗣真撰案舊唐書李嗣真滑州匡城人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知大夫事為來俊臣所配流嶺南萬歲通天中徵還行至桂陽卒此本前題結銜為御史大夫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亦稱為李大夫與舊唐書合彥遠又稱嗣真為尹琳弟子善畫佛道鬼神琳高宗時人時代亦符當即其人也書名載唐藝文志朱景元唐朝名畫錄序稱嗣真空錄人名而不記其善惡無品格高下與此本體例合然名畫記引李嗣真云曹不興以一蠅

輒擅重價列於上品恐為未當況拂蠅之事一說是楊修謝赫黜衛進曹是涉貴耳之論云云凡數條又李緯尚書故實亦引嗣真云顧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是嗣真之書又本有論斷同出唐人而所言互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嗣真名畫記一卷又畫人名一卷豈彥遠所引為名畫記之文而此為畫人名耶然嗣真唐人而稱梁元帝為湘東殿下仍何姚最之文其序又云今之所載茲謝赫之所遺轉不及最一字恐嗣真原本已佚明人剽姚最之書稍為附益偽託於嗣真耳法書要錄載嗣真後書品一卷所載八十一人分為十等各有一條錄又有評有贊條理秩然計其畫品體例亦必一律不應草草如此是尤作偽之明證矣

畫學秘訣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唐王維撰詞作駢體而句格皆似南宋人語王縉編雜集亦不載此篇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始著於錄蓋近代依託也明人收入雜集失考甚矣

山水訣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唐李成撰案宋史李覺傳載李成字咸熙本京兆長安人唐末徙家青州工畫山水周樞密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變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召之成因挈族而往劉道醇宋朝名畫評又載其開寶中舉進士集於春官邵博聞見後錄亦稱國初營邱李成畫山水然則成為宋人題唐者誤矣是書宋志及晁陳書目皆不著錄宋人諸家畫錄亦不言成有是書始後人依託其文與王氏畫苑所載嘉定中李澄叟山水訣大同小異大抵庸俗畫工有是口訣輾轉相傳互有損益隨意偽題古人耳

宣和論畫雜評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此本為王氏畫苑所載題宋徽宗皇帝御撰勘驗其文即宣和畫譜中諸論也明人叢書往往如是亦拙於作偽矣

華光梅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僧仲仁撰考鄧椿畫繼曰仲仁曾稽人住衡州華光山陶宗儀畫史會要曰華光長老酷好梅花方丈植梅數本每花放時移牀其下吟咏終日偶月夜見窗閒疎影橫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因此好寫得其三昧黃庭堅詩曰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此華光畫梅所以傳也然庭堅又嘗題其平沙遠水則不止能畫梅矣此書蓋後人因仲仁之名依託爲之其口訣一則詞旨凡鄙其取象一則附會於太極陰陽奇偶苟涉講學家門徑尤乖畫家蕭散之趣末有補之總論一則華光指迷一則補之即楊無咎字南宋高宗時始以畫梅著會啟行獨醒雜志載紹興初有華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蓬原與之往來乃得仲仁之傳仲仁在元祐閒不應先引其說至華光著書乃又自引華光之書其謬尤不待辨矣

金壺記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僧道之撰適之始末未詳案拾遺記載周時浮提國獻書生二人有金壺壺中墨汁灑水石皆成篆籀或科斗文字記之取名蓋出於此適之原有金壺字考一卷取書之異音者以類相從標題二字而首其下其書具有條理是書雜述書體及能書人名乃頗爲無雜如項籍記姓名揚雄心畫之類雜敘於五十六種書體內殊爲不類又皆不著出處亦乖傳信之道也

畫山水訣一卷 浙江總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李澄叟撰澄叟始末不可考惟序末自稱湘中人序題嘉定辛巳六月而中稱盤礴乎其閒者六十餘年則高宗末年人至寧宗時猶存矣其論畫謂南渡以後有李蕭二君考南渡後畫手李姓者不下數十人蕭姓者則無所考莫詳所指又澄叟僅及紹興之末而泛說一條中乃稱紹興中有一晚進亦殊矛盾考畫史會要載元有李澄叟湘中人自幼觀湘中山水長遊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寫之水墨甚有妙悟作山水訣一卷人名書名與此皆合惟時代與書中違異今勘驗書中所載皆世傳李成畫山水訣之文而小變其字句殆原本散佚妄人勦李成之書僞撰此本又誤以爲宋人故全然抵悟王氏畫苑乃與成書並收之亦失於互勘矣

大定四年

子部

雜錄類

竹譜詳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元李衍撰竹譜十卷已於永樂大典中採輯著錄此鈔其百分之一乃改題曰詳錄俱亦其矣

書法鈞元四卷 兩淮鹽政採送本

元蘇霖撰霖字子啟鎮江人是書取前人論書之語始漢揚雄終宋劉辰翁凡六十五條略具梗概未為該備其

去取亦未精審

字學新書摘鈔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劉惟志撰惟志達州人仕履未詳是編摘錄古人論書之語分四目曰六書曰六體曰書法曰書評簡略殊甚

詳其書名似先有字學新書而惟志摘鈔之也

畫紀補遺二卷元畫紀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宋高宗以後元至正以前諸畫家頗多舛錯如馬遠之父名公顯兄名遠乃以遠為遠之弟以

公顯為遠之孫并云傳家學不逮厥祖顛倒甚矣其他脫漏更指不勝屈也

法書通釋二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張紳撰紳字士行一日字仲紳書史會要但稱為山東人洪武中官浙江布政使不詳為山東何地之人亦不

詳其出身考明史吳伯宗傳附載鮑恂事稱洪武十五年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竝以明經老成為禮

部主事所薦召至京恂長年皆以老病辭歸惟紳授鄆縣教諭尋召為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則紳乃登

州人以薦舉起家也是書分十篇曰八法曰結構曰執使曰篇段曰從古曰立式曰辨體曰名稱曰利器曰總論

皆彙集晉唐以來名論亦間及蘇軾黃庭堅姜夔吾衍之說所取古人碑帖祇及唐而止然皆習見之文立式篇

辨古無真書之名鍾王楷書皆是隸法一條足正近代俗割之陋其所引法書瘞鶴銘前後兩見一列之小楷一

列之大楷殆校錄偶疎耶案靜志居詩話曰張紳工大小篆精於賞鑒法書名畫多所品題撰法書通釋一卷今

列之大小楷殆校錄偶疎耶案靜志居詩話曰張紳工大小篆精於賞鑒法書名畫多所品題撰法書通釋一卷今

檢此本實為兩卷蓋朱彝尊偶誤記也

書學會編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瑜編瑜字廷美華亭人案明有兩黃瑜皆字廷美皆景泰天順閒人其一為黃佐之祖有雙槐歲鈔別著錄此黃瑜則天順六年官肇慶府知府此書即其在肇慶所刻也凡四種一為劉次莊法帖釋文一為米芾書史一為黃伯思法帖刊誤一為曹士冕法帖譜系無一字之考證而譌脫至不可讀蓋書帕本耳

書纂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有翠渠病叟自序考明史儒林傳載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學者稱翠渠先生其號與自序合又明史藝文志載周瑛書纂五卷與此本書名卷數並合蓋即瑛書也分原始辨體考法會通擇佐使五篇原始篇論六書辨體篇論古籀篆隸草八分飛白諸體及歷代沿革考法篇論手法筆法書法會通篇論諸家書擇佐使篇論筆墨紙硯大抵振拾舊文故名曰纂自序稱其長孫南鳳年十有一作書以授之故所錄多淺近易明云

書輯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書分為六篇一曰述通二曰典通三曰釋通四曰筆論五曰體位六曰古今訓凡所採用諸書皆臚列於首而復以法帖源流一篇附於後書自書勒石

明書畫史三卷

元朝遺佚附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璋撰璋字圭甫嘉定人是書成於正德乙亥載洪武以來善書畫者得三百七十餘人而釋子六人併綴於末又附元代名家及五季朱金之姓氏隱僻者九人別為一卷每人寥寥數言不備本末粗具梗概而已

平泉題跋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陸樹聲撰樹聲字與吉平泉其別號也南直隸華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此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存目

皆其題跋書畫之文萬歷庚寅其門人黃棘包林芳等別輯刊行後附以雜著四則

畫苑十卷畫苑補益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畫苑十卷明王世貞編畫苑補益四卷詹景鳳編世貞有弁山堂別集已著錄景鳳字東園休寧人由舉人官至

平樂府通判世貞所錄凡謝赫古畫品錄一卷李嗣真續畫品錄一卷沙門彥後畫錄一卷姚最續畫品一卷

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一卷沈括圖畫歌一篇荆浩筆法記一篇王維山水論一篇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十卷劉

道醇宋朝名畫評三卷朱景元唐朝名畫錄一卷陳詢直五代名畫補遺一卷

樁畫繼十卷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三卷米芾海嶽畫史一卷計十五篇景鳳所補凡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一篇王

維畫山水祕訣一篇荆浩論畫山水賦一篇李成山水訣一篇郭熙林泉高致一卷淳思畫論一卷紀藝一卷宣

和論畫雜評一卷韓純全山水純全集一卷李澄叟畫山水訣一卷無名氏論畫山水歌一篇李鷹畫品一卷華

光和尙梅譜一卷李衍竹譜詳錄一卷張退公墨竹記一篇董道廣川畫跋六卷計十六種

王氏書苑十卷書苑補益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是書亦明王世貞編詹景鳳續編初世貞纂古書家言多至八十餘卷撫鄖陽時擇取十數種付梓版藏襄陽郡

齋因水漲漂失尋復以刻本五種畀王元貞翻刻於金陵題曰王氏書苑萬歷辛卯元貞與詹景鳳續刻八種題

曰書苑補益世貞書苑五種曰張彥遠法書要錄十卷米芾海嶽畫史一卷蘇霖書法鈞元四卷黃伯思東觀餘

論二卷黃勛東觀餘論附錄一卷景鳳補益八種曰孫過庭書譜一卷姜夔續書譜一卷米芾寶章待訪錄一卷

歐陽修試筆一卷宋高宗翰墨志一卷曹士冕法帖譜系雜說二卷吾邱衍學古編二卷劉惟志字學新書清鈔

一卷諸書皆有別本單行世貞特裒合刻版遂自立名目是則明人銅習雖賢者不免矣朱國楨湧幢小品曰王

弁州不善書好談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說一倡於是不善畫者好談畫不善詩文者好談詩文極

於禪元莫不皆然古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於書畫一時獨步然對人絕不齒及也其詆諆世貞

至矣然世貞品題書畫賞鑒家實不以爲謬殆以好談致謫歎如此書及畫苑皆其好談之一徵也

弇州山人題跋七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明王世貞撰考弇州四部彙有雜文跋墨蹟跋墨刻跋畫跋佛經跋諸類此本惟墨蹟跋三卷墨刻跋四卷其文與彙中所載又頗詳略不同疑當時鈔撮以成帙其後又經刪定入集如集古錄有真蹟集本之殊也

中麓畫品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開先撰開先字伯華中麓其號也章邱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明史文苑傳附載陳東傳中稱其性好蓄書藏書之名聞天下今其書目不傳乃傳其畫品大致仿謝赫姚最之例昂明一代之畫分爲五品每品之中優劣兼陳王士禎香祖筆記曰章邱李中麓太常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善作畫品次第明人以載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爲定論也云云則是編之持論偏僻可知矣

筆元要旨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徐渭撰渭字文清後更字文長山陰人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編論書專以運筆爲主大概昉諸米氏

吳郡丹青志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百穀吳縣人嘉靖中布衣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編所載神品一人曰沈周附三人曰周之父恆伯貞恆之師杜瓊妙品四人曰宋克唐寅文徵明張靈附四人曰徵明之子嘉烺伯仁曰朱生周官能品四人曰夏昶夏昂周臣仇英逸品三人曰劉珏陳淳陳栝遺香三人曰黃公望趙原陳惟允穉旅二人曰徐賁張羽閻秀一人曰仇氏各爲傳贊詞皆纖佻至以仇氏善畫爲牝雞之晨亦可謂不善數典矣

繪林題識一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大邑日...

明汪顯節編顯節始末未詳萬歷中秀水周履靖鈎摹古今名畫勒於石題曰繪林一時文士多有題識顯節彙
次成帙凡四十二人顯節亦在其中

海內名家工畫能事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夢占類考已著錄是編採輯前人論畫緒言然語多淺近僅可以教俗工中有戴逵王維論
畫之辭尤出於依託鳳翼不能辨也

畫禪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明釋蓮儒撰蓮儒自稱白石山衲子其始末未詳自跋謂古尊宿六十餘家見於王氏畫苑及夏士良圖
繪寶鑑則嘉隆以後人矣所紀自惠覺以下迄智海凡繙流之能畫者皆列焉然元僧中如絕照之見於侯椿集
天然之見於林屋漫橐枯林之見於桂隱集南岳雲及蓮公之見於梧溪集鏡塘之見於玩齋集者悉佚不載則
其挂漏尚多矣

湖州行派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明釋蓮儒撰記文同畫竹之派凡二十人蓮儒在明中葉以後而書中稱山谷爲余作詩云云又稱余問
子瞻云云而後乃及金元諸人時代殊相刺謬今以所載考之其李公擇妹蘇軾二條乃米芾畫史之文黃斌老
黃彝張昌嗣文氏楊吉老程堂六條乃鄧椿畫繼之文劉仲懷王士英蔡珪李衍李士行喬達李個周堯敏姚雪
心盛昭十條乃夏文彥圖繪寶鑑之文吳璜虞仲文柯九思僧溥光四條乃陶宗儀畫史會要之文皆剽竊原書
不遺一字惟趙令庇俞澄蘇大年三條未知其剽自何書耳可謂拙於作僞陳繼儒收之彙祕笈中亦失考甚矣

竹頌畫牋一卷續畫牋一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別錄已著錄是書皆哀錄其題畫之作謂之牋者作畫而附以詩文如送女而牋
以娣姪也所載諸詩有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人將去茶熟香溫且自看又云夢壓春

寒睡起遲一林疎雨褪臙脂詩翁艇子無人見只有飛來白鷺鷥又云江鄉風物正秋初山影沈沈樹影疎野老
慣遊渾不覺有人天上憶鱸魚又云樹影苔痕濕不分栗畱聲隔幾重雲沙彌詩夢渾無定又在滄江野水濱如
此之類雖風骨未高而亦瀟酒有韻惟數首以外語意略同七律尤類唐傷格且有以偶題五字亦登梨棗如晚
山無限好句恐未足當楓落吳江冷矣

墨君題語二卷

禮部尙書曹
秀先家藏本

明項聖謨編聖謨字孔彰秀水人是編皆題詠墨竹之文上卷爲李肇亭作下卷爲李日華作肇亭字會嘉嘉興
人日華之子也

畫說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莫是龍撰是龍字雲卿以字行更字廷韓華亭人莫如忠之子也萬厯中以貢入國學明史文苑傳附見董其
昌傳中其論畫以李成爲北宋王維爲南宋而於維尤無閒然又謂有輪廓而無皴法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
重向背明晦謂之無墨頗合畫家宗旨特所錄僅十五條不爲詳盡其末一條謂師趙大年江貫道北苑子昂大
李將軍郭忠恕李成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云云不知其所指何人也

筆道通會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朱象衡編象衡字朗初秀水人是編推廣徐涓筆元要旨而作中多述豐坊之語華亭唐文獻爲之序末有象
衡自跋云余性稍慧於法書名蹟辨之不爽毫髮其言頗近於夸米芾黃伯思精鑒入神論者尙有同異此事談
何容易乎

寶繪錄二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張泰階撰泰階字爰平上海人萬厯己未進士其家有寶繪樓自言多得名畫真迹操論甚高然如曹不興畫
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已僅見其一龍首不知泰階何緣得其海成圖又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卷軸鼎

彙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間立本吳道元王維李思訓鄭虔諸人以朝代相次僅廁名第六七卷中幾以多而見輕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歷代諸家跋語如出一手亦復可疑也

游鶴堂墨戲二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明周之士撰之士字士貴自號四明居士齊興人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列之書家傳中然亦惟採擷九思序此書之語是其始末無可考矣書中稱董其昌為恩師則其昌弟子也其書上卷論字體源流及筆法大旨排唐而宗晉下卷評書家優劣所稱明代能書諸家儼然以己名列其中亦可謂踈於自表矣

書畫史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此編雜錄書畫家瑣碎之事聞及名蹟所載闕略不備無裨考證如載岐陽石鼓王祥臥冰處劉蛻文家之類亦多傷於汜濫末附以書畫金湯四則一善趣一惡魔一莊嚴一落劫各舉十數事以為品隲尤不脫小品陋習蓋一時風尚使然也

唐詩畫譜五卷

內府藏本

明黃鳳池撰鳳池徽州人是書刊於天啓中取唐人五六七言絕句詩各五十首繪為圖譜而以原詩書於左方凡三卷末二卷為花鳥譜但有圖而無詩則鳳池自集其畫附詩譜以行也

畫志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沈與文撰與文自稱姑餘山人是編所載畫家起唐王維迄元商琦僅十九人後附宋葉夢得評畫行一篇與文為之註

畫譜六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唐六如畫譜一卷次五言唐詩畫譜一卷次六言唐詩畫譜一卷次七言唐詩畫譜一卷次木本花譜一卷次草本花譜一卷次扇譜一卷譜首各有小序蓋明季坊本也

草書集韻五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取漢章帝以下至於元人草法依韻編次每字之下各註其人其編次用洪武正韻蓋明人作也

研山齋墨蹟集覽一卷

法書集覽三卷 編修 顧守 謙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書前有小序即庚子銷夏記之序其文亦與庚子銷夏記同惟前後編次頗異蓋即銷夏記之彙本也後附元人破臨安所得宋書畫目一卷前亦有承澤序今本銷夏錄無之核其所列即元王惲玉堂嘉話之文殆以與秋澗集重出故始載之而終刪之歟

無聲詩史七卷

編修 顧守 謙家藏本

國朝姜紹書撰紹書字二酉丹陽人所著韻石齋筆談自稱前明嘗為南京工部郎其階則不可考矣是編蒐輯前明畫家自洪武以至崇禎為四卷附以女史一卷自卷六以下則或真迹不存或品格未高偶然點染不以畫名者亦附著焉後有嘉興李光暎跋謂鄉人李芳與同時褚助均未載入頗以挂漏為憾然是書採摭博而敘述無法如倪瓚以明初尙存故列之明代矣王鐸已歸命 國朝官至禮部尙書亦列之明代是何例乎劉基之傳即曰公鼎彝之迹載在國史茲不復贅矣岳正一傳乃全述直諫之事張靈一傳亦備述狂誕之行連篇累牘於繪事了無關涉又何例也至於末附其子彥初一傳稱其寫山水小景頗具倪黃邱壑蓋不學而能尤為創見畫鳥不秀是以附載法言以十七歲之少年方學渲染即列傳於古人之中抑又異矣

書學彙編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讀禮質疑已著錄是編錄歷代善書之人上自蒼頡下迄明季共一千五十四人其中如皇甫規妻善云不知何氏此據張懷瓘書斷知其姓馬後魏江式請定正文字疏稱漢講學大夫秦近小學元士爰禮此據漢書以為王莽時官董羽謂劉德昇即劉表為書家之祖此據三國志云表字景升非德昇宜和書譜

稱詹思遠史亡其系此據晉書知為應璩之孫詹字曰思遠譜又稱王蓬行書有羲獻法此據晉書知蓬為元帝時人在羲獻之前又稱陳達為陳人劉珉為北齊人此據史知達為晉人珉為南齊人又稱唐有盧草楊邠書此據史言羊邠皆不知學未必真蹟又稱南唐有李霄遠此據十國春秋知為李蕭遠宋史鮑由此以為即鮑慎由雖孝宗諱以及模榻蘭亭之說斷從稽遂良昇元祖帖之說斷為南唐元宗皆頗有考證然此書作於國初迨康熙中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出則此為滄海之一粟矣

畫法年紀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郭礎撰硃字石公江都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順德府知府是編紀歷代善畫人名自晉以迄於國朝附載古畫品目卷帙太狹未免挂漏

草韻彙編二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陶南望編南望字遜亭上海人是書成於康熙中輯錄秦程邈迄明朱克誠共三百四十一家草法分韻編次其平上去三韻乃南望手輯入聲二類則其友人侯昌言等續訂蓋本辨疑彙辨諸書稍加釐正然傳刻失真恐未足據為模範也

石村畫訣一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國朝孔衍斌撰衍斌字石村曲阜人是書皆自記其作畫之法

歷代畫家姓氏韻編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仲清撰仲清字咸三號松整嘉興人工繪事尤長於畫蝶有味蝶詩三百首此書首卷為帝王藩封之善畫者末為釋道閩秀外國其中則取畫家姓氏依韻編次取便尋檢無所考證也

研山齋圖繪集覽三卷

編修顧宇謙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退翁小序退翁孫承澤別號也然集中多稱先宮保公評云云疑承澤採摭舊文為古來畫

家作傳草創未竟其後人鈔錄成帙因以所作畫跋附綴於後成此編也其書於古來畫家先敘本末後述所見跋
續附以跋語上卷起顧愷之託包鼎共四十二家末附不知姓名洛神圖一則下卷起蘇軾訖鄭之麟亦四十二家
末附總題明四家畫冊一則及題冬日賞菊卷二則自序稱八十二老人則又在庚子銷夏記之後爲其晚年所記
矣原本目錄以王字衛賢邊鸞三人連名而以石樞猴鼠圖花竹禽石圖高士圖三畫并列勸諭書中所載則寧
蹟不傳石樞猴鼠二圖屬鸞高士圖屬賢與目互異又目錄終於明四家而書末冬日賞菊卷乃軾不載當時草
草編輯此亦明驗且其文已多具庚子銷夏記中此特其隨筆記錄之初棄其中同異之處皆以庚子銷夏記爲
畏故附存其目不復錄焉

漢溪書法通解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戈守智撰守智字達夫平湖人是集成於乾隆庚午採錄古人論書之語分述古執筆運筆結字訣法譜序
六門冠以述古篇則守智之所自撰大致欲仿寶泉述書賦而淹貫宏通終不逮古也

國朝畫徵錄三卷續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庚撰庚有通鑑綱目釋地糾繆已著錄是編記國朝畫家每人各爲小傳然時代太近其人多未經論
定不盡足徵

月湖讀畫錄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樸撰樸震澤人是編以所見名畫各爲品評其中宋元人畫僅寥寥數軸餘皆明代及近時人也其筆墨
蹟徑則全仿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紫桃軒雜錄諸書云

畫雪齋書品二卷畫苑二卷筆墨紙硯講一卷

劉修福守謙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與所作詩評詞曲評合爲一帙猶爲未竟之業皆鈔撮舊文以備觀覽無一字之發明

右藝術類書畫之屬五十二部二百二十三卷皆附存目

浙江巡撫採進本

題明無錫宋仕校正楊嘉森編後又有梧岡道人黃獻跋稱少學琴於司禮監太監戴某刻譜以廣其傳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黃獻梧岡琴譜十卷註云獻字仲賢廣西平樂人憲宗時為中官嘉靖丙午陳經序今此本目

止六卷亦無陳經序而有嘉靖辛酉總督漕運都御史吉陽何遷序稱培植楊子持梧岡琴譜竝無錫宋君七曲

示之云云則此書蓋黃獻原本楊嘉森等所重刻而併其卷數其卷首列三十八勢及詳明字母等篇鄙俚尤甚

當亦嘉森等所增入也又獻序自稱宏治丙辰進入內府則為孝宗時中官虞稷稱憲宗時者殆偶誤歟

琴譜大全十卷

通行本

明楊表正撰表正字西峯延平人是書彙錄琴譜諸調考正音文註明指法搜採視他本頗廣初刊於萬歷元年

此本又其後增以新曲校正重刊者也

支會堂琴譜六卷

通行本

明胡文煥撰文煥字德甫號全菴一號抱琴居士錢塘人是書刻於萬歷丙申凡分十八條皆論琴後十一條多論鼓琴之事卷首有自序云譜多不同琴師炫新改換名目欺弊非一然琴獨尚浙操者猶曲之有海鹽也今余

此譜皆親傳之浙操其間首自創制末附鄙見以支會堂別之恐濫廁於叢惡閒也

理性元雅六卷

內府藏本

明張廷玉撰廷玉字汝光號石初延安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工部郎中是編為所作琴譜琴凡四式曲凡百篇

有本制正調別調指法調法研註諸門又別譜鼓瑟之法案律取音案音協調合一十有二曲為一卷以附於後

青蓮舫琴雅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林有麟編有麟字仁甫華亭人太僕寺卿景暘之子以父蔭官至龍安府知府凡古琴之制度名稱典故賦詠是編悉為採錄而琴譜反黜不錄蓋棘事之書非審音之書也據有麟自序乃萬歷癸丑游西湖時所作青蓮舫蓋其

舟名序云就行簡中書籍採錄然一舟所貯卷軸幾何其言似未可信也

伯牙心法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掄撰掄號桐菴又號鶴澂江寧人書中客窗新語一曲稱湯顯祖作神化引一曲稱李如真作則萬歷以後

人也凡宮音三曲商音六曲角音三曲徵音七曲羽音三曲商角音三曲慢宮調一曲黃鐘調一曲淒涼調一曲

清商調二曲有詞者六無詞者二十三每詞各有解題詞旨淺拙至謂墨子為梁惠王時人其陋可想矣

太古遺音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掄撰卷首系四言贊一篇其中上古琴樣一篇自伏羲神農迄劉伯溫凡三十四人之琴皆繪之為圖不經

殊甚又繪鍾子期像而以己像廁其後尤為妄誕焦竑經籍志有太古遺音四卷稱袁均哲著今未之見或掄竊

其書而改竄之未可知也

操縵錄十卷 內府藏本

國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則通已著錄是書專辨絲音雜引古書為證兼及詩賦分為四門曰離音弋載統論

聲律曰樂統博稽論琴曰遺音綴筆論瑟曰絲糸衍記論琵琶箏篋絲音可謂大備然主於泛收故實未必能

通懸解也

虞山琴況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徐徵撰徵太倉人是書共二十四則專論琴聲

琴學心聲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莊璩鳳撰璩鳳號楚菴江寧人其書專論琴聲先考律呂之源次辨指法之誤又自製新譜十二曲增入舊

調之中並以同時贈詩附焉

琴談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允基撰允基字寓山徽州人是編上卷為集論所述皆為鼓琴諸法及其工拙得失唯所謂字法餘指要直因法上微得聲頗識指法之妙與松風閣諸譜不同其餘七要十要之法則人所共知也下卷惟紀琴之故實

取備談資而已無關琴理

琴學內篇一卷外篇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是書分內外二篇內篇論琴律正變倍半之理及定徽轉調之法外篇則著萃古今琴說而以己意斷其是非也管律與弦度其生聲取分本不相通以律合琴本原已謬蔡元定謂琴絃定七絃只可彈黃鐘一均朱子謂季通不能琴彈出便不可行庭棟乃取律呂新書所論而一一比附之誤矣其制弦篇云律有十二弦僅有七以為轉軫便可換調終不盡合當用之律必須因正變半律之數俱制為弦隨調更張之此正朱子之所議而庭棟不知也立調篇云黃大太三律以一弦為宮夾姑二律以二弦為宮仲蕤林三律以三弦為宮夷南二律以四弦為宮無應二律以五弦為宮說蓋本之趙孟頫琴原然絲數之巨細多寡無可增減如一弦既定為黃鐘者不得又目之為大呂太簇是以有隨調製弦之說以遷就之今考書中五調統十二宮圖所列每弦正倍變之別有十二通七弦則八十四如一弦有黃大太及黃變四律而大呂正律又因宮正與羽徵角商倍而分為五太簇正律又因宮正徵倍而分為二黃變又因羽徵角商倍而分為四不知庭棟何以能盡別之是亦臆說而已矣

右藝術類琴譜之屬十二部四十九卷

內一部皆附存目無卷數

宣和集古印史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來行學刊行學字顏叔杭州人自序稱耕於石箐山畔桐棺裂得朱第一函內蜀錦重封宣和印史一卷素絲五軸硃印墨書蓋南渡以來好事家所寶以自殉者考輯錄古印始於宋晁克一之集古印格其書一卷見於郡齋讀書志此書則自宋以來諸家書目所不載惟吾衍學古編末有明陸慶二年羅浮山樵附錄五條其世存古

今圖印譜式條內載有宣和印譜四卷計其年月適在此書初出之時然則即據此本以載入非古有是書矣況桐棺易朽何以南宋至明猶存其爲依託顯然明白末一行附題所製印色之價某種者十九爲猥鄙屠隆作序極稱之殊非定論也

古今印史一卷

內府藏本

明徐官撰官字元懋吳縣人魏校之門人也校作六書精蘊以篆改隸又以古篆改小篆穿鑿附會務以詭激取名官承其師說謬爲高論於摹印一事動引六書爲詞而實於摹印無所解於六書亦無所解許慎說文序載摹印之書別爲一體名曰繆篆而漢人之印傳於今者不啻千百往往與小篆不符如小篆文借錙爲劉通朋爲鳳而顧氏印鼓載漢劉鳳印乃直作隸書劉鳳字者不一而足蓋古之印章所以示信欲人辨識務肖本形使改諸葛亮爲諸葛諒改韓愈爲韓瘡人已不知爲誰矣況如官之所論動以鍾鼎古文鑄之哉他如稱古篆首列蒼頡篇其書隋志已佚官何由睹又稱隸書宏結體微方當一一翻篆爲之是漢魏碑刻全然乖謬又稱比干盤銘季札墓碑皆爲孔子真蹟季札碑姑無論比干墓中之盤夫子何自書之又稱嘗見宋版說文爲徐鉉所書其弟錯校正錯卒於南唐安得預刻宋版甚至謂縣字取系隸倒骨之意假借爲州縣字所以言民之倒懸其謬妄更不足辨矣

印數六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顧從德撰從德字汝修上海人是編搜羅古印摹刻成譜首尚方諸璽次官印次私印以四聲部分爲次檢閱頗便凡所收錄自其家以及好事者所藏曾經寓目者咸以硃摹其文而詳載其釋文形製於下至前人所集如王侏之嘯堂集古錄趙孟頫之印史吾衍之學古編楊遵之集古印譜等書竝採掇以備考訂前有陸慶壬申沈明臣序稱從德所藏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銅印一千六百有奇可謂至富序又云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今卷前亦題曰王常延年編顧從德汝修氏校蓋同時編次之人也是書初名集古印譜王穉登始易之曰印數說見

從德自序云

印史五卷

兩淮鹽政
探進本

明何通撰通字不違松江人是書成於萬歷中取歷代名人各為刻一私印而略附小傳於下秦十九人西漢二百二十一人東漢二百六人蜀十八人吳七人魏二十八人晉八十一人宋七人齊二人梁九人北魏六人周二人隋十三人唐一百七十八人五代十一人宋一百二十人元十四人其去取頗不可解如秦以李斯為首公孫鞅次之二人行事無足取且鞅在斯前不知何以顛倒四皓僅取東園公綺里季不知何所優劣漢有孔僅桑宏羊唐有李義府許敬宗高力士五代有敬新磨亦不知何以甄錄其印欲仿漢刻而多違漢法如二名分為兩行複姓乃作回文不知漢印二名複姓皆不割裂其文也又參以鐘鼎之文不知漢印之不合小篆者多兼用隸法不用古篆也班固曰班固孟堅王粲曰仲宣王粲漢印無此文法也劉字亮字說文所無參以隸法是矣庾亮陳亮乃作諒字王凝之從小篆矣李陽冰乃又作凝字不又自亂其例乎大抵拘於俗工之配合而全未考古耳

印存初集二卷印存元覽二卷

內府
藏本

國朝胡正言篆正言字曰從海陽人前明嘗官武英殿中書舍人以摹印名一時是編其印譜也初集以朱印之別名元覽者則以墨印之大抵名字印十之八齋閣印十之一鐫成語者十之一自明中葉篆刻分文彭何震二家文以秀雅為宗其末流傷於斌媚無復古意何以蒼勁為宗其末流破碎檣柯備諸惡狀正言欲矯兩家之失獨以端重為主頗合古人摹印之法而學之者失於板滯又為土偶之衣冠矣

右藝術類篆刻之屬五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

適情錄二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林應龍編應龍字翔之永嘉人嘗充禮部儒士是書成於嘉靖乙酉前八卷載日本僧虛中所傳奕譜二百八十四圖第九卷以下為外篇補遺圖說則應龍所蒐輯也

奕史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穉登撰釋登有吳郡丹青志已著錄是編歷述古來奕品敘次頗為簡潔其末附辨論一則駁諸書附會神奇之說亦頗中理

奕律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王思任撰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僉事是編定弈棋禁令各以明代律文列前而以弈者所犯附會比照之分笞杖徒三等納贖有差凡四十二條夫弈以消閒遣興而限以苛例使拘苦萬狀動輒得咎斯亦不韻之極矣無論其所定當否也

秋仙遺譜十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弈圖也前冠以馬融圍棋賦班固弈旨張擬棋經劉仲甫棋法及圍棋十訣前集八卷後集四卷驗其版式蓋明刊本也

射書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煜撰煜字銘柏自題曰西神變圖案無錫有西神山則無錫人也其仕履無考是編撮拾羣書論射之言彙為一書卷首載明代武科制詔疏議數條次射法次射式次馬射次射禮其射法射式中所引之書多註祕授二字而不詳所從來射禮考則首載明代考試武生儀又摭拾三禮及吳越春秋白虎通初學記數則而以袁黃兵制考黃道周馬政考勞堪馬說及前人詩賦數篇雜綴其後體例頗為蕪雜

射義新書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道生撰道生海寧人是編上卷雜引禮記周禮及各子史中言射之事鈔撮故實無所發明下卷則專言射訣而所引祇武編紀效新書武經節要射家心法四種亦皆紙上空談無濟於用末附雜記數則載養由基神射法具列咒詞符籙尤怪誕不經矣

壺譜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孝元撰孝元字松橋滑縣人嘉靖中官都司經歷其書以投壺之法圖之為譜凡十八目一百三十餘式雖

非禮經古制亦技藝之一種也

壺史三卷內府藏本

明郭元鴻撰元鴻秦和人是書成於萬厯丁丑以投壺為射禮之遺為之考訂首引羣書次載司馬光譜次列所

創新名

五木經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唐李翱撰記樗蒲之戲元革為之法其法有圖有例考陳氏書錄解題載五木經一卷並圖例今圖例已佚非全

書矣程大昌演繁露疑所述與史語不合然謂樗蒲久廢不傳賴有此文而五木之形製齒數粗亦可考顧大韶

作五木經辨則謂按以古六博格五之法殊相繆戾知此經是朔所戲作借古樗蒲虛白雉饋之名以行打馬之

法實非古之五木所引後漢書梁冀傳註及列子楊朱篇註考證甚詳合二人所論觀之則是書為翱自出新意

明矣

丸經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序稱宋徽宗金章宗皆愛捶丸序末云述為丸經增註簡衆簡字句意未完疑下脫一中字謹附識於此諒好事者從而

歌詠之則經註本一人所作其書借擊毬之事以寓意文詞頗有可觀序稱龍集壬午似為元至正二年作也

雙陸譜一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了角道人撰前有元林子益序稱雙陸之戲始於陳思王道人來閩隨動而應無不勝者一日過此書而

去竟泯其迹於是人以了角仙稱之得是譜者用之如神矣云云其書有圖有例有論於進退棄取之機言之

頗詳

右藝術類雜技之屬十一部四十八卷皆附存目

案射法漢志入兵家文獻通考則入雜技藝今從之象經弈品隋志亦入兵家謂智角勝負古兵法之遺也然相去遠矣今亦歸之雜技不從其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五

子部二十五

譜錄類

劉向七略門目孔多後併爲四部大綱定矣中間子目遞有增減亦不甚相遠然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於配隸六朝以後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舊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附志譜系本陳族姓而未載竹譜錢圖唐志農家本言種植而雜列錢譜相鶴經相馬經警擊錄相貝經文獻通考亦以香譜入農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無類可歸又復窮而不變故支離顛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於是別類殊名咸歸統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門目既繁檢尋亦病於瑣碎故諸物以類相從不更以時代次焉

古今刀劍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梁陶宏景撰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初爲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職止於句曲山梁大同二年卒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事蹟具梁書處士傳是書所記帝王刀劍自夏啟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諸國刀劍自劉淵至魏運勃勃凡十八事吳將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將刀鍾會以下凡六事然關張諸葛亮黃忠皆蜀將不應附入吳將中疑傳寫誤佚蜀將刀標題三字又董卓袁紹不應附魏亦不應在鄧艾郭淮之間均爲顛舛至宏景生於宋代齊高帝作相時已引爲諸王侍讀而書中乃稱順帝準爲楊玉所獄不應以身歷之事謬誤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劍一條乃預著武帝諡號並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書已爲後人所竄亂非盡宏景本文然考唐李綽尚書故實引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禮滕人之妖與此本所記漢章帝鑄劍一條雖文字小有同異而大略相合則其來已久不盡出後人贗造或亦張華博物志之流真偽參半也

鼎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梁虞荔撰考陳書列傳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稱爲梁西中郎行參軍遷中書舍人侯景亂歸鄉里陳初召爲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東陽揚州二州大中正贈侍中諡曰德是荔當爲陳人稱梁者誤也其書不見於本傳唐志始著錄然檢書中載有陳宣帝於太極殿鑄鼎之文荔卒於陳文帝天嘉二年下距陳末王光大二年宣帝嗣位時首尾七年安得預稱諡號其爲後人所攙入無疑又卷首序文乃紀夏鼎應在黃帝條後亦必無雜者以原書無序移撮其文蓋流傳既久屢經亂亂真偽已不可辨特以其書畀存之耳又按見公武讀書志別出吳協鼎錄一條通考與此書兩收之然其書他無所見疑吳字近虞協字近荔傳寫舛誤因而誤分爲二也

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

內府藏本

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祕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臨考古圖十卷錢曾讀書敏求記則稱十卷之外尙有續考五卷釋文一卷乃北宋鑄版得於無錫顧宸家後歸秦興季振立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聚本云云此本勘驗印記卽會所手錄以較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飲鼎圖一銘十四字說五十一字卷三部敦圖多一蓋圖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祕閣方文方壺圖祕閣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今本互相顛倒卷六目錄多標題盤匱孟等戈削一行卷八多玉鹿盧劔具圖三說一百五十五字又多白玉雲鈎玉環玉珎圖各一卷九多京兆田氏鹿盧鏡圖一說四十七字又犀鏡第二圖與今本迥別又內藏環耳蕭多一蓋圖卷十新平張氏蓮環鼎壺無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此二十字又多廬江李氏鏤斗圖一又獸鐘第一圖後多說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寧寺僧捧教佩圖二說四十六字卷首大臨自序本題曰後記附載卷末其餘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爲長續圖卷一二十器卷二二十二器卷三二十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二器先後不以類從蓋隨見隨錄故第五卷所載獨少或有銘而不摹其文有文而不釋其讀者其收藏名姓皆載圖說之首云右某人所得與前圖註姓名於標目下者例亦小殊釋文一卷前有大臨題詞取

銘識古字以廣韻四聲部分編之其有所異同者則各爲訓釋考證疑字象形字無所從之字則附於卷末大臨圖成於元祐王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有疑則闕不似博古圖之附會古人動成舛謬其部敦一條胡安國註春秋成周宣榑火乃引之詎經足知其說之可據吾邱衍學古編稱此圖有黑白兩樣案黑字白字皆指所刻款識黑字者後有韻圖欠瑞玉璣白字者博山鑪上雜畫作人手此本銘文作白字然博山鑪圖無所謂人手亦無所謂雜其釋文一卷依韻排次當卽衍所謂韻圖然八卷實有盧江李氏瑞玉璣知衍所見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善錢曾稱爲縹囊異物洵不虛矣惟續圖五卷書錄解題所不載吾邱衍學古編亦未言及其中第二卷引呂與叔云云又引考古圖云云第三卷有紹興壬午所得之器云云則其書在紹興三十二年之後與大臨遠不相及蓋南宋人續大臨之書而佚其名氏錢曾竝以爲大臨作蓋考之未審也其釋文所舉諸器皆在前十卷中所釋榑字析字之類亦多與圖說相合惟詎字圖說釋爲張與歐陽修集古錄同而釋文則從闕疑稍相牴牾或大臨削改未竟偶爾駁文歟至其題詞稱古器銘識不獨與小篆有異有同一器同一字而筆畫多寡偏旁位置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寶字斬字叔高父簋之篋字晉鼎之作字其異器者如彝尊壽萬等字諸器筆畫皆有小異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始就一律故非小篆所能該亦通論也

嘯堂集古錄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王休撰俵字子弁一作球字鑿玉米芾畫史又作鑿石未詳孰是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李邴序祗補故人長儒之子未詳其爲何王氏考邴序稱與長儒同鄉關邴籍濟州任城則俵爲齊人可知是編錄古尊彝教卮之屬自商迄漢凡數百種摹其款識各以今文釋之中有古印章數十其一曰夏禹元吾邱衍學古編謂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漢篆故知之衍精於鑒古當得其實行又謂滕公墓銘鬱鬱作兩字書與古法墨字止作二小畫者不同灼知其僞則是書固眞屢雜糅然所採摭尙足資考鑒不能以一二疵累廢之蓋居千百年下而辨別千百年上之遺器其物或眞或不眞其說亦或確或不確自考古圖以下大勢

類然亦不但此書也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案晁公武讀書志稱宣和博古圖爲王楚撰而錢會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都爲削去殆以入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爲傳寫之譌矣會又稱博古圖成於宣和年間而謂之重修者蓋以採取黃長睿博古圖說在前也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博古圖說十一卷祕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四十五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採用之而亦有刪改云云錢會所說良信然考蔡條鐵圍山叢談曰李公麟字伯時最善畫性喜古取生平所得及其間睹者作爲圖狀而名之曰考古圖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則此書應李公麟而非黃伯思而作且作於大觀初不作於宣和中條蔡京之子所說皆其目睹當必不誤陳氏蓋考之未審其時未有宣和年號而曰宣和博古圖者蓋徽宗禁中有宣和殿以藏古器書畫後政和八年改元重和右丞范致虛言犯遼國年號案遼先以重熙建元後因天祚諱禧遂追稱重和徽宗不樂遂以常所處殿名其年且自號曰宣和人亦見鐵圍山叢談則是書實以殿名不以年號名自洪邁容齋隨筆始誤稱政和宣和開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莫若博古圖云云錢會遂沿以立說亦失考也條又稱尚方所貯至六十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而洪邁則摘其父癸廙周義母區漢注水滸楚姬盤漢梁山錡及州吁高克諸條以爲詬厲皆確中其病知條說乃同護時局不爲定評然其書考證雖疎而形模未失音釋雖謬而字畫俱存讀者尙可因其所繪以識三代鼎彝之製款識之文以重爲之核訂當時哀集之功亦不可沒其支離悠謬之說不足以當駁詰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宣德鼎彝譜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宣德中禮部尙書呂震等奉敕編次前有華蓋殿大學士楊榮序亦題奉敕恭撰後有嘉靖甲午文彭跋稱

出自于謙家宣德中有太監吳誠司鑄冶之事與呂震等策著圖譜進呈尙方世無傳本謙於正統中爲禮部祠曹從誠得其副本彭復從謙請孫假歸鈔之蓋當時作此書祇以進御未嘗頒行故至嘉靖中始流傳於世也始宣宗以郊廟彝鼎不合古式命工部尙書吳中採博古圖錄諸書及內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案之式更鑄震等纂集前後本末以成此書一卷二卷載所奉敕諭及禮部進圖式工部議物料諸疏三卷載工部請給物料疏及禮工二部議南北郊至武學武成殿鼎彝名目四卷載太廟至內府宮殿鼎彝名目五卷載敕賜南京衙門至天下名山勝蹟鼎彝名目工部鑄冶告成及補鑄二疏並褒獎敕一道六七八卷通爲詳釋鼎彝名義凡某所某器做古某式皆疏其事實尺寸制度一一具載之宣爐在明世已多偶製此本辨析極精可據以鑒別頗足資博雅之助未附項元汴宣爐博論數條亦見考證惟文彭原跋有命工繪圖敷采裝潢之語而此本無之殆傳鈔者佚去歟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書宣德彝器譜後一篇曰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檔案也遼陽年中丞希堯從部錄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鑄鼎彝器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所言與此本迥異蓋世駿所見乃不完殘帙以鈔自年希堯家故影附而爲此說不足據也

欽定西清古鑑四十卷

乾隆十四年奉 敕撰以 內府皮藏古鼎彝尊彝之屬案器爲圖因圖繫說詳其方圓圍徑之制高廣輕重之等併鈎勒款識各爲釋文其體例雖仿考古博古一圖而摹繪精審毫釐不失則非二圖所及其考證雖兼取歐陽修董道黃伯思薛尚功諸家之說而援據經史正誤析疑亦非修等所及如周文王鼎銘之魯公斷爲伯禽而非周公周晉姜鼎銘之文侯據虎賁云云與書文侯之命合斷爲文侯虎而非文公重耳漢定陶鼎據漢書地理志濟陰郡註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斷此鼎爲宣帝中定陶共王康作而非趙共王恢皆足正博古圖姓名之譌又如商祖癸鼎博古圖謂我之字從戈者敵物之我也云云則斥其雜用王安石字說王氏銅虹燭錠博古圖謂是薦熟食器則於周素錠引說文以錠爲鑑正之亦足糾其訓釋之舛其他如周召夫鼎周魚鼎之屬辨駁尤

多又如周單自銘爵字景字從博古圖豐字則從鐘鼎款識於兩家皆取所長銘首凶字則證其不當作罔於
兩家並訂其失商壘自舊無實證則引竹書紀年註定瞿爲武乙之名竝能參考異同補苴罅漏至周象尊據
器訂周禮司尊彝註飾以象骨之非周犧尊據器訂鄭註飾以翡翠之非周虎錕引周官鼓人以金罍和鼓鄭
註證南史灌之以水及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之非則尤有裨於經史之學又周邢侯方彝銘十八
月乙亥證以管子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復之數語以破歐陽修
蔡襄劉敞輩不解洛鼎銘十有四月之疑尤從來考古者所未到蓋著述之中考證爲難考證之中圖譜爲難
圖譜之中惟鐘鼎款識義通乎六書制兼乎三禮尤難之難讀是一編而三代法物恍然如觀 聖天子稽古右
文敦崇實學昭昭乎有明驗矣

奇器圖說三卷諸器圖說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奇器圖說明西洋人鄧玉函撰諸器圖說明王徵撰徵涇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揚州府推官嘗詢 西洋奇器
之法於玉函玉函因其國所傳文字口授徵譯爲是書其術能以小力運大故名曰重 又謂之力藝大旨謂
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法度爲測量重則卽此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故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
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次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次起重重十一圖引重四圖轉重二圖取水九圖轉磨
十五圖解木四圖解石轉碓書架水日曆代耕各一圖水銃四圖圖皆有說而於農器水法尤爲詳備其第
卷之首有表性言解來德言解二篇俱極誇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誕恣肆不足究詰然其製器之巧實爲甲於
古今才有所長自宜節取且書中所載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錄而存之固未嘗不可備一
家之學也諸器圖說凡圖十一各爲之說而附以銘贊乃徵所自作亦具有思致云

文房四譜五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宋蘇易簡撰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知陳州

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筆譜二卷硯譜墨譜紙譜各一卷而筆格水滴附焉各述原委本末及其故實殿以詞賦詩文合爲一書前有徐鉉序末有雍熙三年九月自序謂因閱書祕府集成此譜考歐陽詢藝文類聚每門皆前列事蹟後附文章易簡蓋仿其體式然詢書兼羅眾目其專舉一器一物輯成一譜而用歐陽氏之例者則始自易簡後來硯箋墨錄皆沿用成規則謂自易簡辦法可也其搜採頗爲詳博如梁元帝忠臣傳顧野王輿地志之類雖不免自類書之中轉相援引其他徵引則皆唐五代以前之舊籍足以廣典據而資博聞當時甚重其書至藏於祕閣亦有以矣宋史本傳但稱文房四譜與此本同尤表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文房四寶譜考洪邁歛硯說歐稱揚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當由是而俗呼四寶因增人書名後來病其不雅又改題耳

歙州硯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題有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十字考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歙硯圖譜一卷稱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云云其年月與此相合然則此卽積書矣中分採發石坑攻取品目修斲名狀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門所誌開鑿成造之法甚詳蓋歙石顯於南唐宋人以其發盪頗好用之士人藉是爲生往往多作形勢以希售米芾嘗譏其好爲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滯墨甚可惜而此書名狀門內實首列端樣亦可以考見一時風尚也書錄解題作圖譜米芾亦稱今之製見歙州硯圖而此本有譜無圖蓋左圭刊入百川學海時病繪圖繁費削而不載今則無從考補矣

硯史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芾有畫史已著錄是書首冠以用品一條論石當以發墨爲上後附性品一條論石質之堅軟樣品一條則備列晉硯唐硯以迄宋代形製之不同中記諸硯自玉硯至蔡州白硯凡二十六種而於端歙二石辨之尤詳自謂皆會目擊經用者非此則不錄其用意殊爲矜慎末記所收青翠巖石一正紫石一皆指爲歷代

之瓊寶而獨不及所謂南唐硯山者或當時尚未歸寶晉齋中或已為薛紹彭所易歟蒂本工書法凡石之良楛皆出親試故所論具得硯理視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論歷代制作之變考據尤極精確有足為文房鑒古之助者焉

硯譜一卷 浙江吳玉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舊載左圭百川學海中亦無序跋年月皆雜錄硯之出產與其故實中間載有歐陽修蘇軾唐詢鄭樵諸人之說則南宋人所為然尤表陳振孫二家書目皆不載或偶遺也其書僅三十二條不為贗博探摭亦閒有疎舛如以端溪子石為在大石中生尚沿舊說未加考正又如許漢陽以碧玉為硯其事出谷神子博異記乃龍女之硯非漢陽之硯徵引亦為譌誤以其宋人舊帙流傳既久尚有一二足資多識者故附著諸家硯譜之次以備檢核焉

歛硯說一卷辨歛石說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之亦云皆不著姓名左圭百川學海列於唐積譜後卷末有跋稱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弟左承議即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跋中稱景伯兄治歛既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種云云案景伯為洪邁兄洪适之字則此二書似出於适然與邁跋三種之說不合考适盤洲集有蘇易簡文房四譜跋稱說歛硯者凡三家品諸李者有墨苑以踵此編然則此二種蓋與唐積之譜共為三種皆适所刻以附於文房譜之後者實非适所自撰也硯說兼紀採石之地琢石之法及其品質之高下歛石說則專論其紋理屋簷凡二十七種辨別頗為詳悉唐詢北海公硯錄見於郡齋讀書志者今其本久已失傳惟此書引有兩條及無名氏硯譜引有一條猶可以考見什一云

端溪硯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有淳熙十年東平榮芑跋曰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眾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徵

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云是當時已不詳其出誰手矣其書前論石之所出與石質石眼次論價次論形製而終以石病考端硯始見李賀詩然柳公權論硯首青絳二州不言端石蘇易簡文房四譜亦尚以青州紅絲硯爲首後端硯獨重於世而鑒別之法亦漸以精密此譜所載於地產之優劣石品之高下皆割晰微不至可以依據至於當時以子石爲貴而此獨辨其妾榮豈以爲稍異於眾人之說蓋指此類然自米芾硯史已云徧詢石工未嘗有子石芾爲浚沈縣尉嘗親至端州得其詳而其言正與此合亦足以知其說之確也

硯箋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剞錄已著錄是書成於嘉定癸未前有自序序末數語隱澀殆不可解與所作蟹略序體格彷彿相似陳振孫稱似孫之文好以怪僻爲奇殆指此類歟其書第一卷爲端硯分子目十九卷中硯圖一類列四十二式註曰歛石亦如之然圖已不具意傳寫佚之也第二卷爲歛硯分子目二十第三卷爲諸品硯凡六十五種第四卷則前人詩文其詩文明題曰端硯歛硯者已附入前二卷內是卷所載皆不標名品故別附之諸品後耳宋志所錄硯譜今存者尙有四五家大抵詳於材產質性而罕及其典故似孫此書獨晚出得備採諸家之說又其學本淹博能旁徵羣籍以爲之佐證故敘述頗有可觀中間稍有滲漏者如李後主畫石硯爲陶穀所碎一條乃出無名氏硯譜中爲曾慥類說所引今其原書收入左圭百川學海尙可檢核似孫竟以爲出自類說未免失於根據然其大致駢靡終與麗雜者不同如端州線石爲諸品所不載據王安石詩增入亦殊賅洽錢曾讀書敬求記亦稱唐人言吳融八韻賦古今無敵情乎來已久此存得古瓦研賦一篇歸然得靈光也則亦頗資考據矣

欽定西清硯譜二十五卷

乾隆四十三年奉 敕撰每硯各圖其正面背面開及側面凡奉有 御題 御銘 御璽及前人款識印記悉皆案體臨摹而詳述其尺度材質形製及收藏寶璽姓名系說於後其舊人銘跋併附錄 宸章之後下逮臣工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五

奉 敕所題亦得備書其序先以陶之屬上自漢瓦下逮明製凡六卷次爲石之屬則自晉王厥璧水硯以至國朝朱彝尊井田硯凡十五卷共爲硯二百爲圖四百六十有四其後三卷曰附錄爲硯四十有一爲圖百有八則今松花紫金駝基紅絲諸品及仿製澄泥各種皆備列焉古澤駉駉珍產駉駉誠爲目不給賞而 奎藻瑋瑋微名案牘如化工肖物尤與帝鴻之製周武之銘同照映萬古然 睿慮深長不忘咨儆恒因器以寓道亦卽物以警心伏讀 御製序有云惜淪棄悟用人慎好惡戒玩物無不三致意焉信乎 聖人之心所見者大不徒視爲文房翰墨之具矣 內廷所貯本總二十四冊今案冊爲卷而以原目爲首卷凡二十五卷

墨譜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李孝美撰孝美字伯揚自著趙郡人蓋唐俗稱郡望未知實籍何地其任履亦未詳也前有紹聖乙亥馬涓序及李元膺序與通考所載合然二序皆稱墨譜而通考則題曰墨苑與序互異案書中出灰磨試二條註曰出墨苑則墨苑別爲一書通考誤矣此本題曰墨譜法式與通考又別案書分三卷上卷曰圖中卷曰式下卷曰法式乃其中之子目安得復爲總名且既曰墨譜又曰法式文意重疊於體例尤乖殆亦後人妄改今惟據原序名曰墨譜以存其舊上卷凡採松造窰發火取煙和製入灰出灰磨試八圖然惟採松造窰二圖有說餘皆有說而佚其圖中卷凡祖氏奚庭珪李超李廷珪李承晏李文用李惟慶陳贊張遇盛氏柴珣宣道宣德猛州貢墨順州貢墨及不知名氏十六家之式亦各繪面圖漫圖惟以奚庭珪李廷珪分爲一人且謂奚不如李遠甚與南唐書奚庭珪賜姓爲李之說異然兩無顯證義可並存其目列盛氏在柴珣前而圖則盛在柴後蓋傳寫誤也下卷凡牛皮膠鹿角膠減膠糞公墨仲將墨庭珪墨古墨油煙墨欬藥品膠十一法而牛皮膠有二法庭珪墨有二法古墨有三法油煙墨有六法實一十法其持論皆析析毫芒具有精理自明以來油煙盛行松煙之製久絕孝美所論雖今人不能用然古法古式藉以得傳因博物者所當知矣

墨經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載毛晉津遠祕書中原本題曰晁氏撰不著時代名字諸書引之亦但曰晁氏墨經考何遜春清紀聞云晁季一生平無他嗜獨見墨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軒造者不減潘陳又稱其與賈方同張彥遠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厚壁此書中論膠云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與庸言精究和膠亦合疑爲晁季一作也然晁公武讀書後志但有董秉墨譜一卷而不及此書不應其從父之作公武不見是爲可疑考讀書志子部之敘九日小說十日天文歷算十一日兵家十二日類家十三日雜藝十四日醫書十五日神仙十六日釋書而今本所刊小說之後綴以王氏神仙傳葛洪神仙傳二種並不列神仙之標題以下卽別標釋書類是今本佚其子部五類類書一類適在所佚之中案後志載墨譜其不載亦不足疑矣季一名貫之晁說之之兄弟行朱弁風月堂詩話稱其官一日檢討一日察院不知實終於何職其事蹟亦無考云

墨史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陸友撰友字友仁亦字宅之平江人其書集古來精於製墨者考其事蹟動爲一書於魏得章誕一人於晉得張金一人於劉宋得張水一人於唐得李陽冰以下十九人於宋得柴珣以下一百三十餘人於金得劉法楊文秀二人又詳載高麗契丹西域之墨附錄雜記二十五則皆墨之典故也其開蒐羅隱僻頗爲博購其論矣廷珪非李廷珪一條據墨經所載易水奚鄒之子超躄之子起又別敘歙州李超起子廷珪以下世家是族有爲李之異且有易歙之分惟其名偶同所謂墨經者今雖不知爲何本然宋紹聖中李孝美作墨譜已有是說亦可以爲資參考也案徐顯粹傳載友仁生市廛聞聞父以市布爲業獨能異其所好攻苦於學善爲歌詩工八分隸楷博極羣物奎章閣鑿書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虞集服其精識相與言於文宗未及任用而二人去職友亦南歸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印史所爲詩文有杞菊軒彙今皆亡佚惟研北雜志及是書尙存云

墨法集要一卷 永樂大典本

明沈繼孫撰繼孫洪武時人但自署其籍爲姑蘇儼不可考惟倪瓚雲林集有贈沈生賈墨詩序曰沈學翁隱居吳市燒墨以自給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煙細而膠清墨若點漆近世不易得矣因賦屬瑞時代姓氏里貫一一相符則學翁殆繼孫之字歟繼孫自云初受教於三衢墨師後又從一僧得墨訣遂併錄成書凡爲圖二十有一圖各有說實近代造墨家之所祖也古墨皆松煙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後楊振陳道真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廢惟油煙獨行繼孫所製今不傳其工拙雖莫可考而此書由浸油以至試墨敘次詳核各有條理班班然古法具存亦可謂深於茲事矣世傳晁氏墨經其說太略而明以來方氏程氏諸譜又斤斤惟花紋模式之是矜不若是書之縷析造法切於實用錄而傳之是亦利用之一端非他雜家技術徒爲戲玩者比也

欽定錢錄十六卷

乾隆十五年奉 敕撰卷一至卷十三詳列歷代之泉布自伏羲氏迄明崇禎以編年爲次第十四卷列外域諸品第十五十六卷以吉語異錢厭勝諸品殿焉考錢譜始見於隋志不云誰作其書今不傳唐封演以下諸家所錄今亦不傳其傳者以宋洪遵泉志爲最古毛氏汲古閣所刊是也然所分正品僞品不知年代品奇品神品諸目既病淆雜又大抵未睹其物多據諸書所載想像圖之如尋樂義之圖三禮或諸書但有其名而不言其形模文字者則擬作外圖內方之輪郭是又何貴於圖耶至所箋釋率多臆測尤不足據爲定論是編所錄皆以 內府儲藏得於目睹者爲據故不特字迹花紋一一酷肖卽圖徑之分寸毫釐色澤之丹青青綠亦窮形盡相摹繪逼真而考證異同辨訂真僞又皆根據典籍無一語鑿空蓋一物之微亦見真實之道與稽古之義焉至於觀其輕重厚薄而究其法之行不行觀其良窳精麁而知其政之舉不舉千古錢幣之利弊一覽具觀又不徒爲博物之資矣

香譜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不著撰人名氏左圭百川學海題爲宋洪錫撰芻字駒父南昌人相聖元年進士靖康中官至諫議大夫謫沙門島以卒所作香譜宋史藝文志著錄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題洪駒父香譜後曰歷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爲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余在富川作妙香寮未與郭元壽賦長篇其後貴池丞劉君穎與余凡五磨其讓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頗多猶有一二事駒父譜中不錄者云云則當時推重芻譜在沈立譜之上然鬼公武讀書志稱芻譜集古今香法有鄭康成漢官香南史小宗香真誥嬰香戚夫人迫駕香唐員半干香所記甚該博然通典載歷代祀天用水沈香獨遺之云云此本有水沈香一條而所稱鄭康成諸條乃俱不載卷數比通考所載每譜亦多一卷似非芻作沈立譜久無傳本書錄解題有侯氏葺堂香譜二卷不知何代人或卽此書耶其書凡分四類曰香之品香之異香之事香之法亦頗賅備足以資考證也

香譜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陳敬輿敬字子中河南人其仕履未詳首有至治壬戌熊朋來序亦不載敬之本末是書凡集沈立洪錫以下十一家之香譜彙爲一書徵引既繁不免以博爲長稍踰限制若香名香品歷代疑和製造之方載之互也至於經傳中字句偶涉而實非龍涎迷迭之比如卷首引左傳黍稷馨香寥寥數則以爲湖源經傳殊屬無謂此仿齊民要術首接經典之例而失之者也其實本出經典之事乃往往挂漏如鬱金香載說文之說而周禮鬱人條下鄭康成之註乃獨遺之則又舉連而略近矣然十一家之譜今不盡傳敬能彙釋羣音爲之總匯佚文遺事多賴以傳要於考證不爲無益也

香乘二十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周嘉胄撰嘉胄字江左揚州人是書初纂於萬曆戊午止十三卷李維楨爲之序後自病其疎略續此編以崇禎辛巳刊成嘉胄自爲前後二序其書凡香品五卷佛藏諸香一卷宮掖諸香一卷香異一卷香事分類二

卷香事別錄二卷香緒餘一卷法和煎妙香四卷凝合花香一卷薰佩之香塗傅之香共一卷香屬一卷印香方一卷印香圖一卷晦齋譜一卷墨蛾小錄香譜一卷徽香新譜一卷香爐詩香文各一卷採摭極爲繁富考宋以來諸家香譜大抵不過一二卷惟書錄解題載香殿三味十卷爲最富然其本不傳傳者惟陳敬之譜差爲詳備嘉胃此編彙二十餘年之力凡香之名品故實以及修合賞鑒諸法無不旁徵博引一一具有始末而編次亦頗有條理談香事者固莫詳備於斯矣

附錄

雲林石譜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杜綰撰綰字季揚號雲林居士山陰八罕相衍之孫也是書彙載石品凡一百一十有六各具出產之地採取之法詳其形狀色澤而第其高下然如端溪之類兼及硯材浮光之類兼及器用之材不但譜假山壽玩也前有紹興癸丑闕里孔傳序傳即續白居易六帖者序中稱綰爲杜甫之裔因引甫詩水落魚龍夜句謂長沙湘鄉之山魚龍化而爲石甫因形容於詩綰作是譜爲能紹其家風考甫此句見於秦州雜詩乃由陝赴蜀之時何由得至楚地且甫之詩意本非咏石殊附會無理末附宣和石譜皆記良岳諸石有名無說不知誰作又附漁陽公石譜官載嗜石故事亦不知漁陽公爲誰其中列周公謹元暹山諸名則必非綰書蓋明周履靖刻是書時所竄入也今惟錄綰書以資考證而所附二譜悉削而不載又毛晉嘗刻是書併爲一卷又佚去孔傳之序而文句則無大異同今亦不別著錄焉

案宋以後書多出於古來門目之外如此譜所品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寶且自然而成亦並非技藝豈但區區庫中無可繫屬即譜錄一門亦無類可從亦以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

右譜錄類器物之屬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附錄一部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陶宏景刀劍錄文獻通考一入之類書一入之雜技藝處務鼎錄亦入雜技藝夫宏景所錄刀劍皆古來故

實非講擊刺之巧明鑄造之法入類書猶可入雜技藝於理爲謬此由無所附麗者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
不安遷移不定卒至失於刊削而兩存故譜錄門不可不立也

茶經三卷

浙江鮑士
恽家藏本

唐陸羽撰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號桑苎翁復州竟陵人上元初隱於苕溪徵拜太子文學又徙太常寺太
祝並不就職貞元初卒事迹具唐書隱逸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藝文志載之小說家作三卷與今本同陳師
道後山集有茶經序曰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
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本張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曰七之事以下其文乃合三書以成
之錄爲二篇藏於家此本三卷其王氏畢氏之書歟抑後山集傳寫多譌誤三篇爲二篇也其書分十類曰一之
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飲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圖其曰具者皆採製之用其曰器者皆煎
飲之用故二者異部其曰圖者乃謂統上九類寫以絹素張之非別有圖其類十其文實九也言茶者莫精於羽
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書如司馬相如凡將篇一條三十八字爲他書所無亦考辨之一端
矣

茶錄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蔡襄撰襄莆田人仁宗賜字曰君謨見集中謝御
筆賜字詩序仕至端明殿學士諡忠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其皇祐
中爲右正言修起居注時所進前後皆有襄自序前序稱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
於京試會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後序則治平元年勒石時作也分上下二篇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皆
所謂烹試之法通考載之作試茶錄然考襄二序俱自稱茶錄石本亦作茶錄則試字爲誤增明矣費昶梁谿
漫志載有陳東此書跋曰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出意造密雲小園爲貢物富鄭公聞之嘆曰此僕
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葵

一篇以進云云案北苑貢茶錄稱太平興國中特置龍鳳模造團茶則團茶乃正供之土貢若溪漁隱叢話稱北苑官焙漕司歲貢爲上則造茶乃轉運使之職掌襄特精其製是亦修舉官政之一端東所述富弼之言未免操之已蹙羣芳譜亦載是語而以爲出自歐陽修觀修所作龍茶錄後序卽述製造小團茶事無一貶詞知其語出於依託安知富弼之言不出依託耶此殆皆因蘇軾詩中有前丁後蔡致養口體之語而附會其說非事實也況造茶自慶歷中事進錄自皇祐中事襄本閩人不過文人好事夸飾土產之結習必欲加以深文則錢惟演之貢姚黃花亦爲軾詩所譏歐陽修作牡丹譜將併貢以惜不移此筆註大學中庸乎東所云云所謂言之有故執之成理而實非通方之論者也

品茶要錄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黃儒撰儒字道輔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道父者誤也建安人熙寧六年進士此書不載於宋史藝文志明新安程百二始刊行之有蘇軾書後一篇稱儒博學能文不幸早亡云其文見閩本東坡外集上元焦竑因錄附其後然東坡外集實僞本說詳集評本條下則此文亦在疑信間也書中皆論建茶分爲十篇一採造過時二白合盜葉三入雜四蒸不熟五過熟六焦金七壓葉八清膏九傷焙十辯壑源沙溪前後各爲總論一篇大旨以茶之採製烹試各有其法低昂得失所辨甚微園民射利售欺易以淆混故特詳著其病以示人與他家茶錄惟論地產品目及烹試器具者用意稍別惟東溪試茶錄內有茶病一條所稱烏蒂白合蒸芽必熟諸語亦僅略陳端緒不及此書之詳明錄存其說亦可以互資考證也

宣和北苑貢茶錄一卷附北苑別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宣和北苑貢茶錄宋熊蕃撰所述皆建安茶園採焙入貢法式淳熙中其子校書郎克始鈔諸木凡爲圖三十有八附以採茶詩十章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蕃子克並寫其形製而傳之則圖蓋克所增入也時福建轉運使主管帳司趙汝礪復作別錄一卷以補其未備所言水數贏縮火候淹亟劑次先後品目多寡尤極該晰考茗

飲盛於唐至南唐始立茶官北苑所由名也至宋而建茶遂名天下婺源沙溪以外北苑獨稱官焙爲漕可歲貢所自出文士每紀述其事然書不盡傳傳者亦多疎略惟此二書於當時任土作貢之制言之最詳所載模製器具頗多新意亦有可以資故實而供詞翰者存之亦博物之一端不可廢也蕃字叔茂建陽人宗王安石之學工於吟咏見書錄解題克有中興小歷已著錄汝礪行事無所見惟宋史宗室世系表漢王房下有漢東侯宗楷曾孫汝礪意者卽其人歟

東溪試茶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原本題宋朱子安撰載左圭百川學海中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又作朱子安未詳孰是然百川學海爲舊刻且宋史藝文志亦作朱子安則讀書志爲傳寫之譌也其書蓋補丁謂蔡襄兩家茶錄之所遺曰東溪者亦建安地名也凡分八目曰總敘焙名曰北苑曰婺源曰佛嶺曰沙溪曰茶名曰採茶曰茶病大要以品茶宜辨所產之地或相去咫尺而優劣頓殊故錄中於諸焙道里遠近最爲詳盡宋史藝文志有呂惠卿建安茶用記二卷章炳文婺源茶錄一卷劉昇北苑拾遺一卷今俱失傳所可考見建茶崖略者惟此與熊蕃趙汝礪二錄兩續茶經三卷附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廷燦撰廷燦字秋昭嘉定人官崇安縣知縣候補主事自唐以來茶品推武夷武夷山卽在崇安境故廷燦官是縣時習知其說創爲草案歸田後訂輯成編冠以陸羽茶經原本而從其原目採摭諸書以續之上卷續其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中卷續其四之器下卷自分三子卷下之上續其五之煮六之飲下之中續其七之事八之出下之下續其九之略十之圖而以歷代茶法附爲末卷則原目所無廷燦補之也自唐以來閱數百載凡產茶之地製茶之法業已歷代不同卽烹煮器具亦古今多異故陸羽所述其書雖古而其法多不可行於今廷燦一一訂定補輯頗切實用而徵引繁富觀所作南村隨筆引李日華紫桃軒又毅五臺山東泉一條自稱此書失載補錄於彼其搜採可謂勤矣錄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訂至於陸羽舊本廷燦雖用以弁首而其

書久已別行未可以續補之書掩其原目故今刊去不載惟錄廷燦之書焉

煎茶水記一卷 內府藏本

唐張又新撰又新字孔昭深州陸澤人司門員外郎薦之曾孫工部侍郎薦之子也元和九年進士第一案本傳稱元和中及進士高第知為九年者據此書中所述知為歷官右補闕黨附李逢吉為八關十六子之一逢吉出為山

第一者據元人所編氏族大全稱其狀元及第也南東道節度使以又新為行軍司馬坐田任事貶江州刺史案新舊唐書皆云汀州刺史而書中自稱刺九江則為江州無疑以二字形近而謬也書錄解題作涪州

則更後又黃緣李訓遷刑部郎中為申州刺史訓死復生貶終於左司郎中事蹟具新唐書本傳其書列刑部侍郎劉伯芻所品七水次列陸羽所品二十水云元和九年初成名時在薦福寺得於楚僧本題曰煮茶記乃代宗時

湖州刺史李季卿得於陸羽口授後有葉清臣述煮茶泉品一篇歐陽修大明水記一篇浮槎山水記一篇考書錄解題載此書已稱大明水記載卷末則宋人所附入也清臣所記稱又新此書為水經案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九卷引此

書亦稱水經或初名水經後來改題以別酈道元所誌歐修所記極詆又新之妄謂與陸羽所說皆不合今以茶經校之信然又唐書羽本傳稱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薦羽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則羽

與季卿大相齟齬又安有口授水經之理殆以羽號善茶當代所重故又新託名歟然陸游入蜀記曰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諸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為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至谷簾泉卓然非憲

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是游亦有取於是書矣

北山酒經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朱翼中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大隱翁而不詳其姓氏考宋李保有續北山酒經與此書並載陶宗儀說郭保自敘云大隱先生朱翼中著書釀酒橋居湖上朝廷大興醫學起為博士坐書東坡詩貶達州則大隱固翼中之篇餘皆有目無書則此固為完本矣明焦竑原序稱於田氏雷青日札中考得作者姓名似未見李保序者而程

百二又取保序冠於此書之前標曰題北山酒經後亦爲乖誤卷末有袁宏道觴政十六則王績醉鄉記一篇蓋胡之衍所附入然古來著述言酒事者多矣附錄一明人一唐人何所取義今併刊除焉

酒譜一卷

浙江馳士
恭家藏本

宋實萃撰萃字子野汶上人晁公武讀書志載萃有新唐書音訓四卷在吳縝孫甫之前當爲仁宗時人公武稱其學問精博蓋亦好古之士別本有刻作實萃者然詳其名字乃有取於鹿鳴之詩作萃字者是也其書雜敘酒之故事寥寥數條似有脫佚然宋志著錄實作一卷觀其始於酒名終於酒令首尾已具知原本僅止於此大抵摘取新穎字句以供採掇與譜錄之體亦稍有不同其引杜甫少年行醉倒終同臥竹根句謂以竹根爲飲器考庾信詩有山杯捧竹根句萃所說不爲杜撰然核甫詩意究以醉臥於竹下爲是萃之所說姑存以備異聞可也

糖霜譜一卷

內府
藏本

宋王灼撰灼字海叔號頤堂遂寧人紹興中嘗爲幕官是編凡分七篇惟首篇題原委第一敘唐大歷中鄒和尚始創糖霜之事自第二篇以下則皆無標題今以其文考之第二篇言以蔗爲糖始末言蔗漿始見楚詞而蔗錫始見三國志第三篇言種蔗第四篇言造糖之器第五篇言結霜之法第六篇言糖霜或結或不結似有運命因及於宣和中供御諸事第七篇則糖霜之性味及製食諸法也蓋宋時產糖霜者有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五地而遂寧爲最灼生於遂寧故爲此譜所考古人題咏始於蘇黃案古人謂糟爲糖晉書何曾傳所云蠶之將糖噪擾彌甚也是說文有飴字無糖字徐鉉新附字中乃有之然亦訓爲飴不言蔗造鉉五代宋初人也尙不知蔗糖事則灼所徵故實始於元祐非疎漏矣惟灼稱糖霜以紫色爲上白色爲下而今日所尙乃貴白而賤紫灼稱糖霜須一年有半乃結其結也以自然今則製之甚易其法亦不相同是亦今古異矣未可執後來以追議前人也

右譜錄類食譜之屬十部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齊民要術備載飲食烹飪之法故後之類於是者悉入農家其實賈思勰所言閭閻日用之常耳至於天廚珍膳方州貢品連而入之則非農家所有事矣故諸書有可連類及者書儀可附禮之類是也有不可連類及者曲韻不可附小學之類是也今於近似農家者竝改隸譜錄俾均不失其實焉

洛陽牡丹記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是記凡三篇一曰花品敘所列凡二十四種二曰花釋名述花名之所自來三曰風俗記首略敘遊宴及買花餘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賞書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遺修修自爲跋已編入文忠全集此其單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歐集考異稱當時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譜印本始列花品敘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敘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談鄒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後有梅堯臣跋其妄尤甚蓋出假託云云據此是宋時尚別有一本宋史藝文志以牡丹譜著錄而不稱牡丹記蓋已誤承其譌矣

揚州芍藥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王觀撰觀字達叟如臯人熙寧中嘗以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在任爲揚州賦上之大蒙賚賞賜緋衣銀章見嘉靖維揚志中汪士賢刻入山居雜志題爲江都人者誤也揚州芍藥自宋初名於天下宋史藝文志載爲之譜者三家其一孔武仲其一劉攽其一卽觀此譜孔劉所述世已無傳僅陳景沂全芳備祖載有其略今與此譜相較其所謂三十一品前人所定者實卽本之於劉譜惟劉譜有妬裙紅一品此譜改作妬鶯黃又略爲移易其次序其劉譜所無者新增八種而已又觀後論所稱或者謂唐張昞杜牧盧仝之徒居揚日久無一言及芍藥意古未有如今之盛云云亦卽孔譜序中語觀蓋取其義而翻駁之至孔譜謂可紀者三十有三種具列其名比劉譜較多二種今嘉靖維揚志尙載其原目亦頗有異同云

范村梅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有桂海虞衡志已著錄此乃記所居范村之梅凡十二種前有自序稱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又於舍南買王氏餽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蓋記其別業之所有故以范村爲目也梅之名雖見經典然古者不重其花故離騷徧詠香草獨不及梅說苑始有越使執一枝梅遺梁王事其重花之始歟六朝及唐遂相賦咏至宋而遂爲詩家所最貴然其哀爲譜者則自成大是編始其所品評往往與後來小異如綠萼梅今爲常產而成大以爲極難得是蓋古今地氣之異故以少而見珍也又楊无咎畫梅後世珍爲絕作而成大後序乃謂其畫大略皆如吳下之氣條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與宋孝宗詆无咎爲村梅者所論相近至嘉熙淳祐閒趙希鵠作洞天清祿始稱江西人得无咎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是又貴遠賤近之證矣通考以此書與所作菊譜合爲一編題曰范村梅菊譜二卷然觀其自序實別爲書今故仍分著於錄焉

劉氏菊譜一卷

浙江醜士
蒸家藏本

宋劉蒙撰蒙彭城人仕履未詳自序中載崇寧甲申爲龍門之游訪劉元孫所居相與訂論爲此譜蓋徽宗時人故王得臣麈史中已引其說焦茲國史經籍志列於范成大之後者誤也其書首譜敘次說疑次定品次列菊名三十五條各敘其種類形色而評次之以龍腦爲第一而以雜記三篇終焉書中所論諸菊名品各詳所出之地自汴梁以及西京陳州鄆州雍州滑州鄆州陽翟諸處大抵皆中州物產而萃聚於洛陽園圃中者與後來史正志范成大等南渡之後拘於疆域偏志一隅者不同然如金鈴金錢醜醜諸名史范二志亦載意者本出河北而傳其種於江左歟其補意篇中謂援接治療之方栽培灌種之宜空觀於方冊而問於老圃不待余言也故惟以品花爲主而他皆不及焉

史氏菊譜一卷

浙江醜士
蒸家藏本

宋史正志撰正志字志道江都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累除司農丞孝宗朝歷守廬揚建康官至吏部侍郎歸老

姑蘇自號吳門老圃所著有清暉閣詩建康志菊圖集諸書今俱失傳此本載入左圭百川學海中宋史藝文志亦著於錄所列凡二十七種前有自序稱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余故以所見爲之云云然劉蒙菊譜先已在前正志殆偶未見也未有後序一首稱王安石歐陽修所爭楚詞落英事謂菊有落有不落者議一人於草木之名未能盡識其說甚詳是可以息兩家之爭至於引詩訪落之語訓落爲始雖亦根據爾雅則反爲牽合其文自生蛇足上句木蘭之隱露隱字又作何解乎其落不可養豈露隱尙可飲乎此所謂以文害詞者也

范村菊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記所居范村之菊成於淳熙丙午蓋其以資政殿學士領宮祠家居時作自序稱所得三十六種而此本所載凡黃者十六種白者十五種雜色四種實止三十五種尙闕其一疑傳寫有所脫佚也菊之種類至繁其形色幻化不一與芍藥牡丹相類而變態尤多故成大大自序稱東陽人家菊圃多至七十種將益訪求他品爲後譜也今以此譜與史正志譜相核其異同已十之五六則菊之不能以譜盡大槩可觀但各據耳目所及以記一時之名品正不必以挂漏爲嫌矣至種植之法花史特出芟蕪一條使一枝之力盡歸一蕊則開花尤大成大此譜乃以一輪所出數千百朵裝裝團植爲貴幾於俗所謂千頭菊矣是又古今賞鑒之不同各隨其時之風尙者也又案謝采伯密齋筆記稱菊譜范石湖略胡少淪詳今考胡融譜尙載史鑄百菊集譜中其名目亦互有出入蓋各舉所知更無庸以詳略分優劣耳

百菊集譜六卷菊史補遺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史鑄撰鑄字顏甫號愚齋山陰人卽嘉定丁丑註王十朋會稽三賦者也是書於淳祐壬寅成五卷越四年丙午續得赤城胡融譜乃移原書第五卷爲第六卷而摭融譜爲第五卷又四年庚戌更爲補遺一卷觀其自題作補遺之時已改名爲菊史矣而此仍題百菊集譜豈當時刊版已成不能更易耶首列諸菊名品一百三十一種

附註者三十二種又一花五名一花四名者二種冠於簡端不入卷帙第一卷爲周師厚劉蒙史正志范成大四家所譜第二卷爲沈競譜及鑄所撰新譜三卷爲種藝故事雜說方術辨疑及古今詩話四卷爲文章詩賦五卷卽所增胡融譜及栽植事實附以張斌賦及杜甫詩話一條六卷爲鑄咏菊及集句詩補遺一卷則雜採所續得詩文類也書不成於一時故編次頗無體例然其蒐羅可謂博矣

金漳蘭譜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趙時庚撰時庚爲宗室子其始末未詳以時字聯名推之蓋魏王廷美之九世孫也是書亦載於說郛中而佚其下卷此本三卷皆備獨爲完帙其敘述亦頗詳贍大抵與王貴學蘭譜相爲出入若大張青蒲統領之類此書但列其名及華葉根莖而已王氏蘭譜則詳其得名之由曰大張青者張其姓讀書巖谷得之蒲統領者乃淳熙開蒲統領引兵逐寇至一所得之記載互相詳略亦足見著書之不勦說也首有紹定癸巳時庚自序末又有嬾真子跋語考嬾真子乃馬永卿別號永卿受業劉安世爲北宋末人不應紹定時尚在殆別一人而號偶同耳

海棠譜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陳思撰思有寶刻叢編已著錄此書不見於宋史藝文志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三卷與此本合前有開慶元年思自序上卷皆錄海棠故事實中下二卷則錄唐宋諸家題咏而栽種之法品類之別僅於上卷中散見四五條蓋數典之書惟以隸事爲主者然搜羅不甚賅廣今以錦繡萬花谷全芳備祖諸書所類海棠事相較其故實似稍加詳而題咏則多闕略如唐之劉禹錫賈宋之王珪楊繪朱子張孝祥王十朋諸家爲陳景沂所收者此書並未錄及然如張洎程琳宋祁李定之類亦有此書所有而陳氏脫漏者蓋當時坊本各就所見哀集成書故互有詳略以宋人舊帙姑竝存之以資參核云爾

荔枝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蔡襄撰是編爲閩中荔枝而作凡七篇其一原本始其二標尤異其三誌買壽其四明服食其五慎護養其六

時法制其七別種類嘗手寫刻之今尚有墨版傳於世亦載所著瑞明集中未有嘉祐四年歲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陽蔡某述十九字而此本無之案其年月蓋自福州移知泉州時也荔枝之有譜自襄始敘述特詳詞亦雅潔而王世貞四部纂乃謂白樂天蘇子瞻為荔枝傳神君謨不及是未知詩歌可極意形容譜錄則惟求記實文章有體詞賦與譜錄殊也襄詩篇中屢詠及荔枝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四月池上一首荔枝纔似小青梅句即譜中之火山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絳衣仙子過中元句即譜中之中元紅謝宋詩事一首兵鋒却後知神物句即譜中之宋公荔枝蓋劉亦閩人故能解其所指知其體物之工洪邁容齋隨筆又謂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給以常歲所產止此蔡為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讖云云其事太誕不近理殆好事者謬造斯言然亦足見當時貴重此譜故有此附會矣

橘錄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韓彥直撰彥直字子溫延安人新忠武王世忠之長子登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光祿大夫致仕封新春郡公事蹟附見宋史世忠傳此譜乃淳熙中知溫州時所作宋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俱作永嘉橘錄卷數與此本相合文獻通考作一卷蓋字之誤也彥直有才略而文學亦優嘗輯宋朝故事名水心鏡凡一百六十餘卷為尤表所稱今不傳是錄亦頗見條理上卷載柑品八橙品一中卷載橘品十八以泥山乳柑為第一下卷則言種植之法皆詳贍可觀陳景沂作全芳備祖引彥直此錄謂其但知乳柑出於泥山而不知出於天台之黃巖出於泥山者固奇出於黃巖者九天下之奇云云蓋景沂家本天台故自夸飾土產不知彥直是錄專記永嘉不當借材於異地也其亦昧於著作之體矣

竹譜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戴凱之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凱之字慶預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鄲圖書志云謂不知何代人案隋書經籍志譜系類中有竹譜一卷不著名氏舊唐書經籍志載入農家始題戴凱之之名然不著時代左圭百川學海

題曰晉人而其字則曰慶豫預豫字近未詳孰是其曰晉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觀其以崑韻年船以邦韻同功猶存古讀註中音訓皆引三蒼他所援引如虞豫會稽典錄常寬蜀志徐廣雜記沈肇臨海水土異物志郭璞山海經註爾雅註亦皆晉人之書尚書篠蕩既敷猶用鄭元祿箭竹蕩大竹之註似在孔傳未盛行以前雖題爲晉人別無顯證而李善註馬融長笛賦已引其籠籥一條段公路北戶錄引其笄必六十復亦六年一條足證爲唐以前書惟酉陽雜俎稱竹譜竹類三千九今本乃七十餘種稍爲不符疑酉陽雜俎傳寫誤也其書以四言韻語記竹之種類而自爲之註文皆古雅所引黃圖一條今本無之與徐廣註史記所引黃圖均爲今本不載者其事相類亦足證作是書時黃圖舊本猶未改修矣舊本傳刻頗多譌脫如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疎來風連畝接町疎散岡潭六句潭字於韻不協雖風字據詩衛風有字金切一讀於古音可以協潭而東字則萬無協理似乎潭岡散疎四字誤倒其文以疎韻東風猶劉琨詩之以叟韻穆潘岳詩之以荷韻歌也然諸本竝同難以臆改凡斯之類皆姑仍其舊焉

筍譜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讀書志作僧惠崇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僧贊寧撰素崇爲宋初九僧之一工於吟詠有句圖一卷又工於畫黃庭堅集有題其所作蘆雁圖詩然不聞曾作是書考宋史藝文志亦作贊寧則振孫說是也贊寧德清高氏子出家杭州龍興寺吳越王錢鏐署爲兩浙僧統宋太宗嘗召對於滋福殿詔修高僧傳咸平中加右街僧錄至道二年卒諡曰圓明大師所著物類相感志成久散佚世所傳者皆屢本惟此書猶其原帙書分五類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說其標題蓋仿陸羽茶經援據輿博所引古書多今世所不傳深有資於考證三之食以前皆有註似所自作然筍汁煮羹一條註乃駁正其說以爲羹不如蒸又似後人之所附益不可考矣王得臣塵史曰僧贊寧爲筍譜甚詳摘摭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案此數句似有脫文今姑仍其舊亦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詠筍二十六韻不收何

耶豈寧念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耶抑文公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云云今檢譜中果佚是作然以一人之耳目而採摭歷代之詩歌一二未周勢所必有不足為是書病也

菌譜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陳仁玉撰仁玉字碧樓台州仙居人擢進士第開慶中官禮部郎中浙東提刑入直敷文閣嘉定中重刊趙清獻集其序即仁玉所作其事蹟則無考矣是編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案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四明溫台山谷之間多產菌又周密癸辛雜識曰天台所出桐茸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以麻油色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昇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是南宋時台州之菌為食單所重故仁玉此譜備述其土產之名品曰合茸曰稠膏茸曰栗殼茸曰松茸曰竹茸曰麥茸曰玉茸曰黃茸曰紫茸曰四季茸曰驚膏茸凡十一種各詳所生之地所採之時與其形狀色味然不及桐茸則未喻其故也案爾雅釋草曰中堯菌郭璞註曰地茸也呂氏春秋稱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是菌自古入食品然為物頗微類事者多不之及陳景沂全芳備祖僅載二條存此一編亦博物之一端也未附解毒之法以苦茗白礬勻新水咽之與張華博物志陶宏景本草註以地漿治之者法又不同可以互相參證亦有裨於醫療焉

御定廣羣芳譜一百卷

康熙四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葦曰明玉象晉羣芳譜而廣之也凡改正其門目者三以天譜歲譜併為不時記惟述物候榮枯而天譜之雜述災祥歲譜之泛陳節序者俱刪不錄其鶴魚一譜無關種植亦無關民用則竟全刪改正其體例者四原本分條標目前後參差今每物先釋其名狀次徵據事實統標曰彙考詩文題詠統標曰彙藻製用移植諸法統標曰別錄其療治一條恐參校未精泥方貽誤亦竟刊除至象晉生於明季不及見太平王會之盛今則流沙蟠木盡入版圖航海梯山咸通職貢凡殊方絕域之產古所未聞者俱一一詳載以昭 聖朝之隆軌又象晉以田居間過偶爾著書不能窺天祿石渠之祕考證頗疏其所載者又多裨販於花鏡圖史諸書或

迷其出處或舛其姓名譌漏不可殫數今則袖東觀之藏開西崑之府並溯委窮源詳為補正以成博物之鴻編

賜名廣羣芳譜特 聖人褒羣芥之善不沒勗始之功耳實則新輯者十之八九象晉舊文僅存十之一二也

禽經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師曠撰晉張華註漢隋唐諸志及宋崇文總目皆不著錄其引用自陸佃雅始其稱師曠亦自佃始其

稱張華註則見於左圭百川學海所刻書中鷓鴣一條稱晉安曰懷南江右曰逐隱春秋時安有是地名其偽

不待辨張華晉人而註引顧野王瑞應圖任昉述異記乃及見梁代之書則註之偽亦不待辨然其中又有偽中

之偽考王林野客叢書載埤雅諸書所引而林時之本無之者如鶴以怨望鷓以貪顧鷄以嘖睨鴨以怒鴨雀以

猜糴燕以狂貯鶯以喜鳴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喉泉以凶叫鷓以愁鸞飛則域沈鷓鳴則朝結鵲俯鳴

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啖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數十條是林所

見者非北宋之本又林書中稱鶯遷一條引禽經鶯鳴變辨杜詩白鷗沒浩蕩一條引禽經鳧善沒鷓善浮辨

葉夢得詞睡起啼鶯語一條引禽經啼鶯解語流鶯不解語今本又無之馬騶釋史全錄此書而別取埤雅爾雅

翼所引今本不載者附錄於末謂之古禽經今考所載林已稱禽經無其文者凡三條其餘尚有青鳳謂之鸛亦鳳謂

之鴉黃鳳謂之鵠白鳳謂之繡紫鳳謂之鴛鴦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察旋目

其名鷓方目其名鴉交目其名鴉鳥之小而鶯者皆曰隼大而鶯者皆曰鳩鳥鳴啞啞鶯鳴嗻嗻風鳴嗻嗻

啾啾雉鳴鸞鸞鷓鳴啾啾鸞鳴嗻嗻鴉鳴啾啾鴉鳴啾啾鴉鳴啾啾鴉鳴啾啾鴉鳴啾啾鴉鳴啾啾鴉鳴啾啾鴉鳴啾啾鴉鳴

啾啾不攫肉朱鷺不吞雁擊好風鷓好雨鷓好霜鷓好露陸鳥曰棲木鳥曰宿獨鳥曰止眾鳥曰集鷺見異類差翅

鳴鷓見同類拊翅鳴雖上無尋鷓上無常雉上有丈鷓上有赤暮鷓鳴即小雨朝鷓鳴即大風鷓鳴之信不如鷹

周周之智不如鴻洵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涸雁以周之鷓以執之鷹以膺之鶴以擘之隼以尹之鴻雁

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雁曰翁鷓曰鸞鷓曰鷹鷹不擊伏鶻不擊妊一鳥曰佳二鳥曰雛三鳥曰朋

四鳥曰乘五鳥曰鳳六鳥曰鸚七鳥曰鳩八鳥曰鸞九鳥曰鶴十鳥曰鸚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鸚鶴見蛇則鳴而黃孔見蛇則宛而躍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衡為雀虛為燕火為鸚元為鸚鶴生三子一為鸚鳩生三子一為鸚鷹好時隼好翔翬好沒鸚好浮乾車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霜傳強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雀交不一雌交不再冠鳥性勇帶鳥性仁櫻鳥性樂鸚鳥不登山鸚鳥不踏土諸條其中有兩條為楸所摘引餘亦不云無其文則今所見者又非楸所見之本矣觀離以周之諸語全類字說疑即傳王氏學者所偽作故陸佃取之此本為左圭百川學海所載則其偽當在南宋之末流傳已數百年文士往往引用始存備考固亦無不可也

蟹譜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傅肱撰肱字自翼其自署曰怪山陳振孫謂怪山乃越州之飛來山則會稽人也其書分上下兩篇前有嘉祐四年自序而下篇食花一條又引神宗時大臣趙姓者出鎮近輔事而諱其名考宋史惟神宗熙寧初樞密使參知政事趙槩嘗出知徐州似即其事則嘉祐當為元祐之譌然書錄解題亦載是序為嘉祐四年而趙槩為北宋名臣亦不容著食蟹聲或刊本神宗字誤也書中所錄皆蟹之故事上篇多採舊文下篇則其所自記詮次頗見雅馴所引唐韻十七條尤足備考證蓋其時孫愐原本尚存故肱猶及見之云

蟹略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是編以傅肱蟹譜徵事太略因別加裒集卷一曰蟹原蟹象卷二曰蟹御蟹具蟹品蟹占卷三曰蟹貢蟹饌蟹牒卷四曰蟹雅蟹志賦咏每門之下分條記載多取蟹字為目而系以前人詩句俞文豹吹劍錄嘗譏其誤以林逋草泥行郭素雲木叫鉤斬一聯為杜甫詩今檢卷首郭素傳內信然殊為失於詳核又本草圖經蟹生伊洛池澤中一語澤蟹浴蟹條下兩引之亦為複出又白居易詩亥日饒蝦蟹句為傅肱譜中所原引而此書蝦蟹條下乃反遺之其餘編次亦小有疎漏特其採摭繁富究為博雅遺編佚句所載尤多

祝傅譜終爲勝之云

異魚圖贊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書前有嘉靖甲辰自序稱西州畫史錄南朝異魚圖將補繪之予閱其名多踳錯文不雅馴乃取萬震沈懷遠異物志效郭璞張駿之贊體或述其成製或演以新文句中足徵言表即見不必張之粉繪禮之醜影凡魚圖三卷贊八十六首異魚八十七種附以海錯一卷贊三十首海物三十五種詞旨亦頗古雋與宋祁益部方物略可以頡頏惟詮釋名義不過形容厓略遽云可以代圖未免自詡之過且萬震南州異物志一卷沈懷遠南越志五卷僅見於唐志宋志已不著錄慎何從而見之尤出依託亦就書論書取其詞藻淹博而已矣

異魚圖贊箋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則邇已著錄楊慎異魚圖贊閒有自註僅標所據書名未暇備引其說世安既爲之補又於崇禎庚午博採傳記以爲之箋徵引頗極繁富其名貴舛互者於目錄之中各爲駁正亦殊有辨證惟貪多嗜博挂漏轉多或贊中所引而失註如赤鯉下務光憤世之類或自註明云據某書者而亦失證如魴魚下河維記引諺之類而前代故實絕無關於名義者乃支離曼衍累牘不休是徵事之書非復訓詁之體然其搜採典籍實爲博瞻故殊形詭狀一一皆有以考辨其源流雖不免採雜之譏亦未始非識小之一助也

異魚圖贊補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世安撰是書前有自序題萬歷戊午乃其未第時所作以楊慎異魚圖贊尚多所闕漏因摭其遺脫作爲此編凡魚類補一百五十四種爲贊五十七首海錯類補三十八種爲贊二十八首又問集一卷魚三十餘種冠以摩竭海多非常之魚亦各爲之贊而其子璞及其門人雷瑄等共加箋釋問集所載與目錄多不相應前後舛互贅文亦往往闕佚疑當日修改未竟之本也慎之作贊雖屬文人游戲之筆而源出郭璞要自占雋可觀世安

續加仿倣其徵揀典博亦不失爲馴雅與慎書相輔以行於水族品目亦略備矣
右附錄類草木鳥獸蟲魚之屬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六

子部二十六

譜錄類存目

銅劍讀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梁江淹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官至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醴陵侯諡曰憲事蹟具梁書本傳齊永明中掘地得古銅劍淹因詮次劍事考古人鑄兵用銅後世鑄兵用鐵原委以為之讀雖文止一篇然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於錄故附存其目焉

蠓衣生劍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蠓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皆記劍事分上下二篇前有自序謂上篇據劍之寶者紀之下卷則紀其寓言如莊子所謂天子劍諸侯劍之類是也

劍筭二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字簡樓吳縣人是編所載皆歷代劍事亦陶宏景刀劍錄之流而採摭繁蕪分類亦嫌尤瑣別本考古圖十卷 內府藏本

宋呂大臨撰大臨原書十六卷已著錄此本無續圖及釋文乃元大德己亥茶陵陳翼子所重刊附以諸家之考證已非呂氏之舊且亦自多謬誤如河南張氏載敦條下云愚案前惟蓋存又云形制與伯百父敦相似而無耳

圖像亦非蓋形必是謬誤今考所云惟蓋存者乃中言父旅敦正作蓋形此條原文但有形制與伯百父敦略相似字無惟蓋存字翼子云云非所刻大臨原本佚脫惟蓋存三字即誤連上文為一條以原文不謬為謬也明萬

歷中遂州鄭樸重刊之新都楊明時繪圖及摹篆而題其首日元獻齋羅更翁考訂今考卷前陳才子序稱吾弟

翼甫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且更翁刻以傳世併採諸老辨證附左方則似繪圖刊版並考證皆出

更翁至翼子序則云命友臨本刊諺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證附其下或噉子刈精筭狗之器云云則似臨圖義
者爲更翁增考證者實翼子兩序皆語意蹇澀其出誰手竟不可明今既未見茶陵刊版作何題署姑闕疑焉可
矣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內府
藏本

舊本題宋張掄撰掄字材甫履實未詳周密武林舊事載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園知閣張掄進柳梢青詞
蒙宣賜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園掄進壺中天慢詞賜金盃盤法錦是年九月孝宗幸絳華宮掄進臨江仙詞
則亦能文之士矣又王應麟玉海曰張掄爲易卦補遺其說曰易以初二爻爲定體以中四爻爲變繫詞謂之
中爻先備謂之互體所謂雜物揆德辨是非八卦互成剛柔相易之道非此無見焉則掄亦留心於經術又張
端義黃耳集曰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輕視當倉卒翰墨之奉豈容宿撰其人
有曾觀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忬劉弼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則掄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倖
傳僅有曾觀龍大淵王忬不列掄等則但以詞章邀寵未亂政也是書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據書末毛晉
跋稱晉得於范景文景文得於于奕正至奕正從何得之則莫明所自上卷凡九十八事下卷凡九十七事皆漢
以前物漢以後者惟梁中大同博山鑪一器其中如上卷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父辛鼎商持刀祖乙卣周召父
彝商父辛尊商父癸尊商父庚觚商持刀父巳鼎周淮父卣周虎聲周季父鼎周南宮中鼎商癸鼎商瞿鼎商賈
耳巳壺商亞虎父丁鼎商祖戊尊商兄癸卣周巳酉方彝周觚壺周綠女鼎商子孫父辛彝周叔液鼎商父巳
鼎周宰母父敦周刺公敦周孟父彝下卷如商翼父辛卣周舉巳尊商父丁尊周仲丁壺商父巳尊商象形彝
鬚鼎商龍鳳方尊周犧尊商伯仲鼎商夔龍鬚鬚鼎商節鼎周中鼎周婦氏鼎商提梁田鳳卣漢鑿振周虬紐鏡
周樂司徒卣漢獸耳圓壺漢提梁小扁壺商祖丙爵商子孫巳爵周仲傅父鼎皆卽博古圖之文割剝點竄詞義
往往不通其他諸器亦皆博古圖所載惟上卷商虎乳彝周言鼎周尹鼎周獸足鼎下卷商祖癸鼎周乙父鼎周

公命鼎周方鼎商立戈父辛鼎商父辛鼎爲博古圖所不收而已考館閣續錄所載南渡後古器儲藏祕省者凡四百十八事淳熙以後續降付四十事別有不知名者二十三事嘉定以後續降付八十三事與此書所錄數旣不符而此書所載商彝父辛卣父辛鼎周南宮中鼎周繚女鼎皆嘉定十八年十一月所續降付何以先著錄於紹興中其爲明代妄人剽博古圖而僞作更無疑義毛晉刻入津逮祕書蓋未詳考其文也

焦山古鼎攷一卷

兩江總督孫進本

題云王士祿圖釋林佶增益實則張潮所輯也潮字山來徽州人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識士祿所據者程邃之本佶所據者徐煥之本二本互有得失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爲之益失真矣

古奇器錄一卷

內府藏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書雜錄古人奇器名目各標出處末附以江東藏書目錄經第一理學第二史第三古書第四諸子第五文集第六詩集第七類書第八雜史第九地志第十韻書第十一小學醫學第十二雜流第十三又特爲制書一類其義例與歷代書目頗有不同益深以意爲之非古法也

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總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胡文煥編文煥有文會堂琴譜已著錄是書於每一古器各繪一圖先以博古圖考古圖次以欣賞編欣賞編者卽鈔襲說郛內之古玉圖也古玉圖元人朱德潤編有德潤自序刻說郛者旣失其序而沈澗卿欣賞編又沒所自來文煥此書遂直以爲據欣賞編謬以傳譌其無所考證可見況博古考古二圖所載甚備乃每器僅擇其一亦不知其何取未附總說一卷則全襲博古圖之文益爲舛鄙博古圖成於宣和禁絕史學之日引據原疎文煥不能考定乃剽竊割裂又從而汨亂之其鈎摹古篆亦不解古人筆法尤誤謬百出不知而作其此書之謂歟

分宜清玩譜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取嚴嵩家藏弄書畫器玩之目彙爲一冊亦鈐山籍官簿之類也所紀皆摘珍異者錄之非其

全籍然古琴而至五十餘張亦何止元載之胡椒八百斛乎

古玉圖譜一百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龍大淵等奉敕撰宋史藝文志不載他家著錄者皆未之及九表遂初堂書目有譜錄一門自博古考古圖外尚有李伯時古器圖晏氏辨古圖八寶記玉璽譜諸目亦無是書之名朱澤民古玉圖作於元時亦不言曾見是書莫審其所自來今卽其前列修書諸臣職銜以史傳考證舛互之處不可枚舉案宋制凡修書處有提舉監修詳定編修諸職名從無總裁副總裁之稱其可疑一也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以學士久次者爲之宋史佖倖傳載龍大淵紹興中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知閣門事出爲江東總管是大淵官本武階不應爲是職又提舉嵩山崇福宮下加一使字宋制亦無此名且傳稱大淵於乾道四年死此書作於淳熙三年在大淵死後九年何得尙領修纂之事其可疑二也又字文粹中列銜稱翰林直學士考南宋館閣錄及翰院題名記自乾道至淳熙僅有王淮崔敦詩胡元質周必大程叔達諸人無粹中之名其可疑三也又宋史佖倖傳載會觀字純甫汴人紹興中爲建王內知客孝宗以潛邸舊人除權知閣門事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加少保體泉觀使今是書旣作於淳熙三年而於觀之列銜僅稱檢校工部侍郎轉無儀同三司之稱且考宋志檢校官一十九但有檢校尙書從無檢校侍郎者殊爲不合其可疑四也張掄卽明人所稱作紹興內府古器評者武林舊事稱爲知閣張掄蓋其官爲知閣門事亦武臣之職而是書乃作提舉徽猷閣按徽猷閣爲哲宗御書閣據宋志祇設有學士待制直閣竝無提舉一官若提舉祕閣則當用宰執又非論所應爲顯爲不考宋制因知閣而附會之其可疑五也宋志皇城司但有幹當官無提舉之名此作提舉皇城司事張青與志不合其可疑六也又士祿列銜稱帶御器械忠州防禦使直寶文閣葉盛列銜稱帶御器械汝州團練使直敷文閣葉帶御器械防禦團練皆環衛武臣所授階官而直閣爲文臣貼職南宋一代從未有以加武職者其可疑七也北宋有太常禮儀院元豐定官制已歸併太常寺南渡無禮儀院之名而此又有

太常禮儀院使錢萬選其可疑八也書畫譜引陳善杭州志載劉松年於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此書作於淳熙初距寧宗卽位尙二十年而已云賜金帶其可疑九也圖繪寶鑑稱李唐官成忠郎畫院待詔而此乃作儒林郎旣不相合且唐在徽宗朝已入畫院建炎中以邵宏淵薦授待詔圖繪寶鑑稱其時已年近八十淳熙距建炎五十年不應其人尙存其可疑十也畫史會要稱馬遠爲光寧朝待詔陳善杭州志稱夏圭爲寧宗朝待詔今淳熙初已有其名時代不符其可疑十一也宋志樞密院無都事工部無司務文思院祇有提轄監管監門諸職無掌院之名種種乖錯不合其可疑十二也此必後人假託宋時官本又僞造銜名以證之而不加考據妄爲摭拈遂致舛錯乖互不能自掩其跡其亦不善作僞者矣

泉志十五卷

湖北巡撫探進本

宋洪遵撰遵有翰苑羣書已著錄是書彙輯歷代錢圖分爲九品自皇王偏霸以及荒外之國凡有文字可紀形象可繪者莫不畢載頗爲詳博然歷代之錢不能盡傳於後代遵自序稱嘗得古泉百有餘品是遵所目驗宜爲之圖他如周太公泉形圖函方猶有漢食貨志可據若虞夏商泉何由識而圖之且漢志云太公爲圓函方形則前無是形可知遵乃使虞夏商盡作周泉形不亦謬耶至道書天帝用泉語本俱妄遵亦以意而繪形則其誕淵甚矣是又務求詳博之過也

百寶總珍集十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其書中所記乃南宋臨安市賈所編也所載金珠玉石以及器用等類具詳出產價值及真僞形狀每種前載七言絕句一首取便記誦詞皆猥鄙官載玉璽一條非可估易之物尤爲不倫

燕几圖一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舊本題宋黃伯思撰考伯思爲北宋時人卒於徽宗初年此本前有自序乃題紹熙甲寅十二月丙午則南宋光宗之五年如謂爲紹聖之誤則紹聖四年起甲戌盡丁丑實無甲寅前乎此者甲寅爲神宗熙寧七年後乎此者

甲寅爲高宗紹興二十四年亦皆不相及又伯思字長睿而序末題雲林居士黃長睿伯思序以字爲名以名爲字尤舛誤顛倒殆後人所依託也其法初以凡長七尺者二長五尺二寸五分者二長三尺五寸者二皆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一尺八寸縱橫錯綜而列之爲二十體變爲四十名謂之骰子桌取其六數也後增一凡易名七星衍爲二十五體變爲六十八名各標目而糸以說蓋閒適者遊戲之具陶宗儀已收之說郛中此後人錄出別行之本也

樓居譜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鶴撰鶴字修翎宏與人嘉靖己未進士所居宅名槎居有仰陶亭空中閣諸勝皆自出意匠爲之此譜乃敘其宮室器服構造之製而各糸以銘語意纖仄體近俳諧其一點園銘尤爲鄙俚

蝶几譜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嚴激撰激有松絃館琴譜已著錄是編因燕几圖而變通之燕几以方几長短相參此則以句股之形作三角相錯形如蝶翅故曰蝶几其式有三其制有六其數十有三其變化之式凡一百有餘較燕几圖頗巧云

文苑四先生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嶽秀撰嶽秀字泰華自署曰江右人其邑里則未詳也是編仿蘇易簡文房四譜而稍廣之所採自唐韓愈毛穎傳以下凡爲筆墨研紙而作者分體編輯其事蹟則隨文附見而嶽秀所自作者亦載焉體例纖仄採摭尤爲蕪雜遠不及蘇氏書也

歙硯志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江貞撰貞字吉夫婺源人官紹興府教授其書以饒州守葉良貴與其弟東昌守良器所撰硯志及貞族祖遜硯譜參訂成編大約皆以未治平歙硯譜洪适硯說爲藍本而稍增益之也

程氏墨苑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君房撰君房歛縣人是編以所製諸墨摹畫成圖分爲六類曰元工曰輿地曰人官曰物華曰儒箴曰緇黃每類各分上下二卷雕鏤題識頗爲精巧與方于魯墨譜闕新角異實兩不相下考沈德符飛鬼語略載方程兩人以名相軋爲深警程墨嘗介內廷進之神宗方于魯恨之程以不良死實方之力眞墨妖亦墨兵也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則云方程以治墨互相角勝方彙墨譜倩名手爲圖刻畫研精細入毫髮程作墨苑以矯之蓋于魯徵時曾受造墨法於君房仍假館授篆程有妾頗美麗其妻妬而出之正方所募合煉者輾轉謀娶程訟之有司遂成隙未幾程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噬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以詆方焉二書所載雖情事稍殊而其爲構畫則一夫以松煤小技而互相傾陷若此方之傾險固不足道程必百計以圖報是何所見之未廣乎

方氏墨譜大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方于魯撰于魯初名大激後以字行改字建元歛縣人初亦頗學爲詩汪道昆與之聯姻招入豐干社獎飾甚至後得程君房墨法乃改而製墨與君房相軋彎弓射羿世兩讖焉此編乃所作墨譜首列同時諸人投贈之作下分國寶國華博古博物法寶鴻寶六類上自符璽圭璧下至雜佩凡三百八十五式摹繪精細各系題贊亦備列眞草隸篆之文頗爲工巧然其意主於炫耀以求名故所繪僅墨之形製與程氏爭勝於刻鏤閱耳於墨法未嘗一講也

雲堂墨品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張仁熙撰仁熙字長人號藕灣廣濟人是編乃宋學爲黃州通判時仁熙品其所藏之墨以漫堂墨品所紀年月推之蓋作於康熙辛亥自方中正平舌墨以下凡三十六種意以配蘇軾雪堂試墨三十六丸也

漫堂墨品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宋學撰學有滄浪小志已著錄筆所藏墨張仁熙既爲品次越十四年爲康熙甲子又積得三十四丸各列形狀款識與前品體例略同惟兼載相贈之人與墨之銖兩輕重其文差詳然二書所載皆明中葉以後墨無古製也

曹氏墨林二卷通行本

國朝曹素功編素功字聖臣歙縣人歲貢生工於製墨所製紫玉光天琛蒼龍珠天瑞豹囊叢寶青麟髓千秋光筆花岱雲寥天一被露浣香玉五珏文露紫英漱金大國香蘭煙燭諸品僅十八種不似方程請家以誇多關巧為事而大抵適於實用故士大夫頗重之是編卽一時投贈詩文素功哀輶成帙者也

冠譜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顧孟容撰孟容錢塘人是書統載歷代冠製如孔子製司冠冠杏壇冠燕居冠顏闕冉仲製德行冠曾子製進禮冠子思製思美冠孟子製緇布冠均不見傳記殊為杜撰又每冠必綰之為圖若親見其形製者虛誕尤甚卷首有永樂甲辰刑部員外郎尤芳序謂孟容多藝能凡所製冠必遵古制亦不考之甚矣

冠圖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以其書考之卽顧孟容之冠譜作偽者別立新名而故隱作者之姓字也

汝水中講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術珣撰術珣字均焉自號汝水居士遼簡王植七世孫由輔國中尉授鎮江府通判遷戶部主事此書載古今巾式凡三十二圖自華陽巾以下十三種或採古書或徵畫籍而做為之然敘次多舛略如折上巾葛巾幅巾其尺幅形製皆可考見乃略而不敘又明制本有軟巾諸色及俗尚之凌雲等巾亦俱失於登載至貝葉巾以下十九種則無所證據皆術珣以意創為之耳

香國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毛晉撰晉有毛詩陸疏廣要已著錄是編雜錄香事或者所出或不著所出皆陳因習見之詞亦多麗雜割裂如狄香一條云洒掃清枕席鞞芬以狄香澀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註曰見張衡同聲歌案洒掃二句實同聲歌之證鞞履也以下乃後人解釋之文豈得曰見同聲歌乎全書大抵似此不足據也

素園石譜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林有麟撰有麟有青蓮舫琴雅已著錄是編乃有麟於所居素園闢元池館以聚奇石因採宣和以後石之見於往籍者凡百種具繪為圖綴以前人題詠始蜀中永寧石終於松江普照寺達摩石大抵以意摹寫未必能一一肖其真也

石品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郁潘撰潘字開之松江人是書成於萬歷丁巳雜錄古來石名頗無倫次又多剽取類書雜配至屠隆陳繼儒之語亦據為典故則大略可賸矣

怪石贊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宋榮撰昔蘇軾作怪石供而齊安之石遂名天下犂官黃州通判時得其佳者十有六各為製名一曰宜春勝一曰達摩影一曰紫鴛覆卵一曰寒潭秋藻一曰紅蜀錦一曰朱霞籠月一曰鬼面石一曰玉貝葉一曰三台象一曰雙白眼一曰紅蝦蟆一曰鸚鵡眼一曰玉蟾蜍一曰楊妃癩一曰賽貓睛一曰冰天月各紀其狀而係以贊成於

康熙四年

觀石後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記其客福建時所得壽山諸石一一詳其形色凡四十有九自序謂嘗見友人高兆作觀石一錄流傳人聞故此曰後錄其記壽山之石明謝在杭始言之然未之見後山僧偶磨為印亦不甚著名 國朝陳自浴乃齋禮開新大著於世其事在康熙戊申考古人印惟銅玉最夥顧氏印鼓或聞註綠寶石印亦不知其為何寶石其以燈光凍石作印則始於文彭 國朝初已久行於世不待康熙七年陳自浴始採而書之奇論第據所見言之耳

漢甘泉宮瓦記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林佶撰信字吉人侯官人康熙乙卯舉人直 武英殿壬辰 特賜進士授內閣中書此瓦乃佶之兄侗得於陝西石門山中琢以爲研今其後人猶藏之瓦背一印外圓而中以格斗界之字隨格斗作三角形其文曰長生未央世亦多有拓本王士禎詩註及此卷末張潮跋均以爲長生甘泉四字誤也

右譜錄類器物之屬三十一部二百十九卷皆附存目

茶寮記一卷

內府藏本

明陸樹聲撰樹聲有平泉題跋已著錄樹聲初入翰林與嚴嵩不合罷歸後居正柄國欲招致之亦不宥就此編卽其家居之時與終南山僧明亮同試天池茶而作分人品品泉烹點嘗茶茶候茶侶茶數七則均寥寥數言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資考核也

茶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何彬然撰彬然字文長一字寧野蘄州人是書成於萬歷己未略倣陸羽茶經之例分種法審候採擷就製收貯擇水候湯器具醜飲九則後又附茶九雜一則

別本茶經三卷

浙江馳士茶家藏本

舊本題曰玉茗堂主人閩玉茗堂主人湯顯祖之別號也顯祖有五侯鯖字海已著錄是編取陸羽之書合爲一卷後附水辨外集各一卷然編次無法疎舛頗多如皇甫冉送陸鴻漸山人採茶詩誤爲皇甫曾歐陽修大明水浮槎山水二記列東坡志林之後雀舌下材一條出沈括夢溪筆談題下失註書名連於唐人張又新煎茶水記之後遂似又新之作皮日休茶中雜詠序刪詩存序以冠篇首改名茶經序陸羽傳刪去唐書舊贊別加童史氏承教贊語允雜顛倒毫無體例顯祖似不至此殆庸劣坊買託名歟

茶董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夏樹芳撰樹芳字茂卿江陰人是編雜錄南北朝至宋金茶事不及採造煎試之法但摭詩句故實然疎漏特

甚件誤亦多其曰茶董者以世說記干寶爲鬼之董狐襲其文也前有陳繼儒序卷首又題繼儒補其氣類如是則其書不足詰矣

茗叢二卷 安岐巡撫採進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閩中海錯疏已著錄是編雜論茗事上卷分溯源得地乘時揆制藏茗品泉候火定湯八章下卷分點論辨器申忌防溢戒淆相宜衡鑒元賞八章每章多引諸書論茶之語而前引以贊後系以評又取陸羽茶經分冠各篇頂格書之其他諸書皆亞一格書之然割裂鉅釘已非茶經之全文點論二章併無茶經可引則竟闕之核其體例似疏解茶經又不似疏解茶經似增刪茶經又不似增刪茶經紛紜錯亂殊不解其何意也

茗史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萬邦寧撰邦寧奉節人天啟壬戌進士是書不載焙造煎試諸法惟雜採古今茗事多從類書撮錄而成未爲博

與

茶疏一卷 內府藏本

明許次紱撰次紱字然明錢塘人是書凡三十九則論採摘收貯烹點之法頗詳中間擇水一條誤以金山頂上井爲中冷泉考證殊爲疎舛

茶史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劉源長撰源長字介祉淮安人是編上卷記茶品下卷記飲茶其分子目三十尤碎殊甚卷端題名自稱曰八十翁蓋暮年頤養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言著書也

水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獻忠撰獻忠有吳興掌故集已著錄是編皆品煎茶之水上卷爲總論一曰源二曰清三曰流四曰甘五曰寒六曰品七曰雜說下卷詳記諸水自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目錄列三十四名而書中多噴霧崖瀑萬縣西山包泉

雲陽縣天師泉、潼川鹽亭縣飛龍泉、遂寧縣靈泉、五名蓋目錄偶脫。又麻姑山神功泉，目錄在鐵節泉後，而書則居前，亦誤倒也。其上卷第六篇中駁陸羽所品虎邱石水及二瀑水、吳松江水、張又新所品淮水第七篇中駁羽煮水初沸調以鹽味之說，亦自有見。然時有自相矛盾者，如上卷論瀑水不可飲，下卷乃列噴霧崖瀑，引張商英之說以爲偏宜。煮茗下卷濟南諸泉條中論珍珠泉涌出珠泡爲山氣太盛不可飲，天台桐柏宮水條又謂涌起如珠甘冽，入品恐亦一時興到之言，不必盡爲典要也。舊本題曰水品全帙，立名殊不可解。考田崇衡蔣灼二跋皆稱水品無全帙字，疑書僅一冊，藏弄家插架題籤於水品下，寫全帙字傳寫者誤，連爲書名也。今從舊跋仍題曰水品焉。

煮泉小品一卷 內府藏本

明田藝蘅撰《藝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錄。是書凡分十類：一源泉，二石流，三清寒，四甘香，五宜茶，六靈水，七異泉，八江水，九井水，十緒談。大抵原本舊文，未能標異於水品茶經之外。

湯品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分十六品，首爲煎法，以老嫩言者。凡三品次爲注法，以緩急言者。凡三品次以器標者。凡五品次以新論者。凡五品大抵餽訂成書，不足以資觀覽。

酒譜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臨安徐炬撰，不著時代。所載賜醕條中有洪武南市十四樓及顧佐奏禁挾妓事，是明人也。其序自云採唐汝陽王璣等十三家書而成，然引據每多謬舛。如以梁劉孝標《松子玉漿衛卿雲液》二句爲送酒與蘇軾之啟，以魏武帝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二句爲出焦贛易林以月泉吟社村歌聒耳烏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槌二句與李白遙看漢水鴨頭綠，正似葡萄初潑醅二句皆爲杜甫詩，以水經注劉白墮之事爲出五斗先生傳，以前定錄松醪春之名爲東坡詩如斯之類，幾於條條有之，亦可謂不學無術矣。

酒史六卷 內府藏本

明馮時化撰前有隆慶庚申趙惟卿序稱時化字應龍別號與川晚自號無懷山人而不著其里籍其書分酒系酒品酒獻酒述酒餘酒考皆酒之詩文典故實然舛陋殊甚其酒考中一條云羽觴見王右軍其蘭亭序云羽觴隨波則其他可知矣卷末載吳淑事類賦中酒賦一篇以補其遺題曰燕山居士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又浙江鮑士恭家別本其文竝同而改題曰徐渭換案書中所載有袁宏道觴政酒評謂集雖宏道所編然宏道實不及見渭渭何由收宏道作乎其為坊貨偽題明矣

觴政一卷

內府藏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字無學公安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記觴政凡十六則前有宏道引語謂採古科之簡止者附以新條為醉鄉甲令朱國楨湧幢小品曰袁中郎不善飲而好談飲著有觴政一篇即此書也

酒概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沈撰自題曰震且醜民困因父前有自序一首則稱曰禡之父兩兩沈沈名號詭譎不知何許人每卷所署核正姓氏皆稱海陵則刻於泰州者也其書仿陸羽茶經之體以類酒事一卷三目曰酒名器一卷七目曰釋法造出稱量飲三卷六目曰評僻寄緣事具四卷六目曰功德戒亂令文雜引諸書體例叢碎至以孔子為酒聖阮籍陶潛王績邵雍為四配尤妄誕矣

酒部彙考十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三末載 國朝康熙三十年禁止直隸所屬地方以蒸酒糜米穀 上諭一條當為近人所著矣所錄自經史以及稗乘詩詞凡涉於酒者徵採頗富分為彙考六卷總論一卷紀事五卷雜錄外編各一卷藝文四卷然編次錯雜殊乏體裁每卷之首空前二行而以酒部彙考為子目意其欲藉類書而未成此其一門之贖棄也

疏食譜一卷

內府藏本

明汪士賢山居雜志載此書題曰清潭陳達叟撰不著時代千頃堂書目亦作達叟題曰宋人考左圭百川學海載有此書則宋人無疑然百川學海所刻其序自稱本心翁而書前標題乃作門人清潭友善書堂陳達叟編則達叟乃編其師之書非所自撰也所載食品二十種各繫以贊皆粗糲草具故曰疏食千頃堂書目加草作蔬失其旨矣

飲膳正要三卷

浙江池戀杜家天一閣藏本

元和新輝撰和斯輝原作忽思慧今改正和斯輝官飲膳太醫其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天歷三年進書奏稱世祖設掌飲膳太

醫四人於本草內選無毒無相反可久食補益藥味與飲食相宜調和五味及以每日所造珍品御膳所職何人所用何物標註於歷以驗後效和斯輝自延祐開選充是職因以進用奇珍異饌湯膏煎造及諸家本草名醫方術並日所必用殺肉果菜取其性味補益者集成一書虞集奉較爲之序所言皆當時之制其中如鄒店井水之類頗足以資考證惟神仙服食一門詞多荒誕耳

易牙遺意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元韓奕撰奕字公望平江人生於元文宗時入明遁迹不仕終於布衣是編仿古食經之遺上卷爲醢造脯鮮蔬菜三類下卷爲籠造爐造糕餅湯餅齋食果實諸湯藥八類周履靖校刊稱爲當時家所珍考奕與王賓王履齊名明初稱吳中三高士未必營心刀俎若此或好事者僞撰託名於奕耶周氏夷門廣臚胡氏格致叢書曹氏學海類編所載古書十有九僞大抵不足據也

飲食須知八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賈銘撰銘海寧人自號華山老人元時嘗官萬戶入明已百歲太祖召見問其平日頤養之法對云要在慎飲食因以此書進覽賜禮部而回至百有六歲乃卒書中所載自水火以及蔬果諸物各疏其反忌皆從諸家本草中摘敘成書自序謂物性有相反相忌本草疏註各物皆損益相半令人莫可適從茲專選其反忌彙成一編

然別無出於本草之外者不足取也

饌史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本題曰元人亦題度之也其書雜記飲食故事所採如西陽雜俎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之類大抵習見又以饌史為名而波及食量已為支蔓乃併劉邕嗜痂權長孺嗜爪甲鮮于叔明嗜臭蟲事亦併闌入皆與饌無涉益乖體例矣

大廚聚珍妙饌集一卷 宋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言皆製造飲食法度科例分類編次有汝陽史維泉序曰東原醫書李順之購得善本目之曰天廚聚珍妙饌集將錢梓以廣其傳蓋舊有其書而李順之刻之為題此名當時已不知誰所作矣

居常飲饌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曹寅撰寅字子清號棟亭鑲藍旗漢軍康熙中巡視兩淮鹽政加通政司銜是編以前代所傳飲膳之法彙成一編一日宋王灼糖霜譜二三日宋東谿遷叟粥品及粉麪品四日元倪瓚泉史五日元海濱逸叟製脯鮓法六日明王叔承釀錄七日明釋智舷茗箋八九日明灌畦老叟蔬香譜及製蔬品法中間糖霜譜實已別刻入所輯棟亭十種其他亦頗散見於說郛諸書云

右譜錄類食譜之屬二十三部六十四卷 內一部皆附存目無卷數

唐昌玉葉辨證一卷 內府藏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雜記已著錄唐昌糝玉葉花傳自唐時宋祁疑為瓊花黃庭堅以為楊花必大以為皆非是故記所目驗者辨證之原載平園集中此本乃毛晉摘出刻入津逮祕書者也

瓊花譜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楊瑞撰瑞字惟正鄞縣人成化間寓居揚州是集採摭前人瓊花篇什彙為一編以備欣賞首冠杜旂瓊花記

欽或題曰社旂瓊花譜考旂宋人字叔高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館閣校讐此本載及元明非旂作也又錢會稽
敏求記載瓊花考一卷成化丁未楊端木彙與此本序文年月合當即一人一書錢會衍一木字耳范天一閣
所藏別有揚州瓊花集以雜文為一卷詩為一卷詞為一卷蓋即因此本而分析其卷帙亦題曰楊端木字為
誤增審矣

天彭牡丹譜一卷

內府藏本

宋陸游撰游有人蜀記已著錄是編記蜀天彭花事之盛已載渭南文集第四十二卷此其別行之本也

亳州牡丹志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千頃堂書目列宋統緒牡丹志後疑亦統緒作也亳之牡丹始薛憲臺之牡丹志始薛鳳翔此本
與鳳翔書不同而簡略殊甚後附牡丹雜事四條第一條稱神隱者乃明寧王權之別號第二條稱上皇召至驪
山當為唐玄宗第三條稱太祖斷宮嬪脫者不知為明為宋大抵齊東之語第四條乃張鉉牡丹會事皆與亳州無
與不審何以載入也

牡丹史四卷

內府藏本

明薛鳳翔撰鳳翔字公儀亳州人由例貢仕至鴻臚寺少卿明時亭中牡丹最盛鳳翔家園種藝尤多因著是編蓋
本歐陽修譜而推廣之然記一花木之微至於規做史例為紀表書傳外傳別傳花考神異方術藝文等目則明人
粉飾之習不及修譜之簡質有體矣

香雪林集二十六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王思義編思義有宋史纂要已著錄是編凡梅圖二卷詠梅詩詞文賦二十二卷終以畫梅圖譜二卷

蘭譜一卷

浙江總督探進本

宋王貴學撰貴學字進叔臨江人譜凡六則一曰品第之等二曰灌溉之候三曰分析之法四曰沙泥之宜五曰愛

養之地六曰蘭品之產書學不知何許人是書譜家書目亦皆不著錄惟見於陶宗儀說郭王世貞嘗云蘭譜惟宋王進叔本爲最善蓋卽指說郭本也此本爲毛晉所刊蓋得諸金壇于鏞者然視說郭本尙少三十餘條則已非完書矣

蘭易一卷附錄蘭易十二翼一卷蘭史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是書上卷爲蘭易一名天根易題宋鹿亭翁撰朱彝尊經義考載其自序云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又載馮京序云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端稱鹿亭翁著按郡縣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者云云此本已無自序蓋傳寫佚之其書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月卦爲蘭道長之機每卦各綴以詞其文如彖下又各繫以詞其文如象傳備述出納栽培之法蓋戲仿周易爲蘭譜耳又附口訣二條蘭月令十二章不知誰作下卷爲蘭易十二翼述養蘭宜忌十二條題曰蘆溪子考經義考載馮京序此本題曰蘆溪子則蘆溪子卽京也其序稱鹿亭翁爲宋代隱者則非宋之馮京當別一人而同姓名矣末爲蘭史一卷亦題蘆溪子撰首列蘭表依漢書古今人表例分列九等而下中下下二等闕而不錄次爲蘭本紀所列凡三種次爲蘭世家所列凡十一種次爲蘭列傳所列凡二十種次爲蘭外紀所列凡九種次爲蘭外傳所列凡五種蓋鹿亭翁戲擬經京既戲擬傳又戲擬史也其蘭易爲詞人狡獪之作與易義本無所涉朱彝尊列之擬經門中殊乖體例今竝改列之譜錄庶存其真焉

蕪菊志八卷

浙江總士奉家藏本

國朝陸廷燦撰延燦有續茶經已著錄廷燦居南朝鎮在槎溪之上蕪菊數畝王翬爲繪蕪菊圖一時多爲題咏廷燦因廣徵菊事以作此志凡分六類曰考曰譜曰法曰文曰詩曰詞而以蕪菊圖題詞附之

茶花譜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樸諍子撰不著名氏前有康熙己亥自序蓋其官漳州時所作也茶花盛於閩南而以日本洋種爲尤勝是

編上卷為花品凡四十三種其文欲以新舊冷峭學屠陸陳繼儒之步而纖佻彌甚如敘虎斑日經紅白依穉
機杆於陰陽非錦之一種而何不然騷虞仁獸血述安從掩異文補錄雄品風來樹底莫教咆哮於芳叢云云是何
等語乎中卷為咏花之作凡七言絕句六十七首下卷則種植之法也

永昌二芳記三卷

浙江鄞大節家藏本

明張志淳撰志淳自號南園野人雲南籍江寧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坐劉瑾黨勒致仕其名見明史
芳傳中然無事迹可見疑亦康海王九思之類也是編以永昌所產山茶杜鵑二花為一譜上卷山茶花品三十六
種中卷杜鵑花品二十種下卷則二花之故實詩文其論躑躅山檀杜鵑之名自唐已無別謂杜鵑但可名山石種
不可名躑躅躑躅為杜鵑別種其花攢為大朵非若杜鵑小朵各開俗名映山紅無所謂黃紫碧者韓愈元稹梅堯
臣詩並誤其考證亦不苟也

瓶花譜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謙德撰謙德後改名丑有清河書畫舫已著錄是書首品瓶次品花以及折枝插貯等事而終以護瓶據書首
自序蓋其確論所作也

荔支通譜十六卷

編修汪如漢家藏本

明鄒慶棠撰慶棠字道協福州人是書以諸家荔支譜輯為一篇故曰通譜凡蔡襄譜一卷徐煥譜七卷慶棠所自
為譜六卷附宋珏譜一卷曹蕃譜一卷蔡譜尚已徐譜所收如十八娘別傳之類鄧譜所收如鮑山荔支夢之類皆
近傳奇宋譜福業譜說不脫明人小品習氣曹譜差簡質猶有古格

荀梅譜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釋真一撰真一居杭州法華山龍歸塢其地多荀梅花亦極盛因各為作譜書成於天啟七年

澹圃芋紀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趙士駿復增定之德周字齊莊鄞縣人萬歷壬子舉人官高唐縣知縣士駿字西星亦鄞縣人其書專紀芋魁典故凡十類一名二藝三食四忌五事六論七詩八賦九譜十方採摭頗詳

竹譜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鼎撰鼎有東林列傳已著錄此書記竹之異者凡六十條

箋卉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棫撰棫字綺園歙縣人黃山僧雪花嘗以黃山所產諸卉繪為圖宋學為題句棫因各為作箋凡三十五條

苔譜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憲撰憲有說文繫傳考異已著錄是編雜錄苔之文句故實卷一曰釋名卷二曰總敘苔卷三曰諸品苔卷

四卷五曰苔生處所卷六曰雜錄

學圃雜疏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傳已著錄茲編皆記其圃中所有暨聞見所及者分花果蔬瓜豆竹六類各疏其品目及

栽植之法大致以花為主而草木之類則從略書止一卷續說郭以花蔬果蔬各分為卷者非也

羣芳譜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王象晉撰象晉字蓋臣山東新城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是書凡天譜三卷歲譜四卷穀譜一卷

蔬譜二卷果譜四卷茶竹譜三卷桑麻葛苧譜一卷藥譜三卷木譜三卷花譜三卷卉譜一卷鶴魚譜一卷略於種

植而詳於療治之法與典故藝文割裂鉅竹頗無足取 聖祖仁皇帝詔儒臣刪其踳駁正其舛謬復為拾遺補闕

成廣羣芳譜一書昭示萬世覆視是編真已陳之土苴矣

汝南圃史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文華撰文華字含章蘇州人前有萬歷庚申陳元素序稱之曰光祿君不知為光祿何官也文華自序稱因見

允齋花史嫌其未備稱者是書凡分月令栽種花果木果木本花條刺花草木竹木草蔬菜瓜豆十二門
敘述栽種之法開以詩詞大抵就江南所有言之故河北瑣藝錄表荔支之屬亦不著錄較他書則陳言侈陳珍
怪者較爲切實惟分部多有未確如西瓜不入瓜豆而入水果枸杞不入條刺而入菜蔬皆非其類

花史左編二十七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路撰路字仲遵嘉興人此書皆載花之品目故實分類編輯屬辭隸事多涉佻纖不出明季小品之習浙江通
志載王路花史二十四卷有天啟元年李日華序今此本二十七卷無日華序而前有陳繼儒序與路所作小引皆
稱二十四卷又此本二十五卷花之友二十七卷花之器皆題渾雲宣猷馭雲子補二十二卷花塵題百花主人題
則路書本二十四卷此三卷乃後人所補人而刊書者併爲一目耳又路小序稱此書爲左編別有右編爲花之辭
翰約一十二卷蓋有其名而未成書者也

花史十卷

內府
藏本

明吳彥匡撰彥匡爵里未詳是書蓋本常熟蔣壽蓉花編松江曹介人花品二書推而廣之得百有餘種每一花爲
一類各加神品妙品佳品能品逸品標目附以前人遺事及咏花詩歌大都以意爲之所品第不必皆確也

花裏活三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陳詩敘撰詩敘字四可秀水人是編輯古今花卉故實按代分編然皆因襲陳言別無奇僻考證尤多疎漏如云
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不知楊行密之將乃王茂章後歸梁改名景仁竝無所謂王彥章者其件誤率皆
此類至花裏活之名蓋用李賀詩秦宮一生花裏活句然秦宮何人而可援以自比乎失考甚矣

倦圃詩植記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已著錄茲編乃溶自山西陽和道歸里築室范蠡湖上名曰倦圃多植花木其
閒因記其園中所有分花卉二卷竹樹一卷各疏其名品故實及種植之法溶學本博故引據多有可觀惟下語

頗涉纖仄尙未脫明季小品積習前有自序題康熙甲子秦溶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年八十三則此書乃其晚年游戲之筆也

北墅抱瓮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錄此書前有康熙庚午自序乃其告歸後所作北墅者所居別業之名也墅中蒔植花木頗多士奇因取果樹卉竹蔬茹藥蔓之類各疏其形色品狀以為此編凡二百二十二種其敘錄頗為詳備

名花譜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西湖居易主人撰不著名氏亦無序跋其書雜鈔羣芳譜之類而成蓋近人作所列凡九十二種而附以瓶花訣盆種訣十二月花木訣所言種植之法挂漏不詳間附故實尤允雜無緒觀其開卷敘梅一段字句凡鄙引用謬誤不過粗識文義之人偶然鈔錄成冊耳

續衣生馬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續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摭載籍中所記馬事分上下二篇接引頗博皆著所採書名較明人他說部頗有根據唯以宛馬為晉秦始時所獻不知漢時已有之又以果下馬為出於魏志不知亦載於漢書括拾未免稍略耳

虎膏六卷

內府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編末有黃庭風破謂繼儒病瘡王穉登貽以虎苑一帙佩之而瘡愈遂為是書凡所引用多拉雜無倫若周禮司尊彝裸用虎彝雖彝漢書履虎尾絢履之類與談虎無涉亦皆漫為牽綴真所謂無關體要者也

畫眉筆談一卷

安齋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均撰均字康嘯歙縣人是書皆記篆養畫眉鳥之事本不足道然養鷹諸法古人著錄姑存其目以備博物之一端

晴川解錄四卷後錄四卷

浙江吳五
囉家藏本

國朝孫之騷撰之騷所輯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搜採鑿之詩文故實分譜錄事錄文錄詩錄四門後錄又分事典賦詠食憲拾遺四門餽釘接拾穴雜無緒在晴川八識之中最為下乘遠不逮傅肱高似孫二家書也

蛇譜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鼎撰此書記蛇之異者凡六十三則大抵皆蠻荒異怪之談不足徵信其五十三則以後皆錄山海經之文尤為勦說

禽蟲述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閩中袁達德撰徐炯筆精云山居雜卷中禽蟲述一卷乃閩中袁達德字德修程榮署曰袁達德傳之後世誰能辨其姓名乎棗千頃堂書目載此書亦云袁達字德修閩縣人正德癸酉舉人官貴溪縣知縣降補湖廣都司經歷與炯語相合然則此書實出袁達刊本誤衍德字也其書述禽蟲名義典故兼仿禽經埤雅之體聯絡成文亦或間以排偶但有章段不分門目亦無註釋不免為餽釘之學

蟲天志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沈宏正撰宏正嘉定人是書集鳥獸蟲魚異事分為六部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書之命名蓋取於此

烏衣香牒四卷春駒小譜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邦彥撰邦彥字世南此本題宛廬道人其自號也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衣香牒皆採摭燕事凡分八門前有乾隆戊午邦彥自序云分為三卷而此多一卷疑刊刻之時分四卷均以頁數而序則未及追改耳春駒小譜皆採摭蝶事分為五門蓋欲仿宋人蟹錄之例以為談助然蒐羅雖廣而考核多疎一

時寄興之作固不暇於精審也

右譜錄類草木鳥獸蟲魚之屬三十五部二百二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雜家類一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為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冒居故絕
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
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為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
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為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
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考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猥軌者謂之
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鬻子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周鸞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略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
逢行珪註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
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
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註稱鬻熊為祝融二世孫孔穎達疏謂不知
出何書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受封於
楚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
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
鬻熊知道文王咨詢遺文餘事錄為鬻子則哀輯成編不出熊子流傳附益或據虛詞故漢志列入小說家歟獨
是偽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

子業既于施子黯季子黯然子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誦伊湲里且東門盧南門嶼西門戒北門鑄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尙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爲贗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佚脫錯亂之狀而該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卷首有建行珪序及永徽四年進書表自署華州鄠縣尉里居未詳

墨子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尙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謫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畫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典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微矣

子華子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晉人程本撰兼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書亡矣此本自宋南渡後始刊版於會稽見公武以其多用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於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採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渠胥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兼以掩割剽之迹頗巧於作偽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說於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曼衍而縱橫博辨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於古人者觀篇末自敘世系以程出於趙瞻瞻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開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屬則可以其廣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尹文子一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換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竝稱顏師古注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荅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潛王問荅事殆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潛王時猶在東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清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竝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照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淑卿書目以爲仲長統然統卒於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家未究附會矣

慎子一卷少唐事陸費

周慎到撰到趙人中典書目作測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測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善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則稱測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乘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註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莊子天下篇曰慎到乘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誤標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權拍腕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運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隨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害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云云是慎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庶沙刺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捃拾殘剩重爲編次觀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鶡冠子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案漢書藝文志載鶡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編繡玉發深言華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壹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鵬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借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已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

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者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真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盛傳於世已別著錄此註則當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冕公武讀書志則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公孫龍子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豎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秉卽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豎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袖而此書又兩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晉漢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衆於辭而實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贖實足以騁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註賈士隱註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註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註文義淺

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始併錄焉

鬼谷子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註曰周世隱於鬼谷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註曰蘇秦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者釋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志稱皇甫謐註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今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法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之文惠洪誤以爲鬼谷子耳 案王直方詩話今無全本此條見朱劉猗覽彙雜記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闕一闕爲易之神一翁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爲也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者序意篇稱樛秦八年歲在涪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二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卽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開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

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幸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頗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虞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醜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頌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其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其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偽本尙未由引詩庶羞孽孽作職職豈致達達作諄諄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

內府藏本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註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師古註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高誘序言此書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故舊唐志有何誘淮南鴻烈音一卷言鴻烈之音也宋志有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亦鴻烈之解也而註其下曰淮南王安撰似乎解亦安撰者諸書引用遂併淮南子之本文亦題曰淮南鴻烈解誤之甚矣晁公武讀書志稱崇文總目十三篇李淑邯鄲圖書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儼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養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林說山十七篇亡其四篇高似孫子略稱讀淮南二十篇是在宋已鮮完本惟洪遵容齋隨筆稱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與今

本同然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而今本無之則尚有脫文也公武謂許慎註稱記上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盧泉劉續又謂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並非慎為之註然隋志唐志宋志皆許氏高氏二註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註稱許慎李善文選註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註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註之明證後慎註散佚傳刻者誤以誘註題慎名也觀書中稱景古影字而慎說文無影字其不出於慎審矣誘涿郡人盧植之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歷官東郡懷陽令遷河東監並見於自序中慎則和帝永元中人遠在其前何由記上誘註劉續之說蓋徒附會其文而未詳考時代也

人物志三卷 魏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魏劉昶撰昶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為昶音同上但召劭從口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湯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昶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為劉昶所作昶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詩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投昶昶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昶歷事三主惟著涼官者誤矣昶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景公武讀書志作十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稱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臧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昶註不涉詁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為疏舛此本為萬歷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梁孝元皇帝撰梁書本紀稱帝博總羣書著述詞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時嘗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隱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爲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五篇是宋代尙無闕佚至宋濂諸子辨胡應麟九流緒論所列子部皆不及是書知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馬驥撰釋史徵採最博亦自謂未見傳本僅從他書摭錄數條也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尙頗載其遺文核其所據乃元至正間刊本勘驗序目均爲完備惟所列僅十四篇與晁公武十五篇之數不合其二南五霸一篇與說蕃篇文多複見或傳刻者淆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級別卷而本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怪四篇尙存餘皆脫逸然中間與王戒子衆書說善立言著書捷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雖攙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尙可排比成帙謹詳加哀綴參考互訂釐爲六卷其書於古今間見事迹治忽貞邪成爲苞藪附以議論勸戒兼資蓋亦雜家之流而當時周秦異書未盡亡佚具有徵引如許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隱成湯凡有七號之類皆史外軼聞他書未見又立言衆書著書諸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紀典籍源流亦可補諸書所未備惟永明以後豔語盛行此書亦文格綺靡不出爾時風氣其故爲古奧如紀始安王遙光一節句讀難施又成僞體至於自稱五百年運奈何敢讓儼然上比孔子尤爲不經是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諱爾

劉子十卷內府藏本

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橋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註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勰對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到總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城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總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總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總長於佛理嘗

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魏志趙迴珠白雲靈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
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為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為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
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畫字孔昭渤海阜城人負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
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畫孤貧受學志意披覽晝夜不息與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輯詞藻言甚
古拙與此書之編麗輕倩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
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
所指又別一到畫歎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
不錄其書使其刻襲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為此書而自註之又恍惚其著書之
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然劉勰之名今既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畫之名則介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
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畫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

顏氏家訓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考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馬則實終於隋舊本
所題蓋據作書之時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李翱所稱太公家教雖屬偽書至杜預家誡
之類則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較多耳晁公武讀書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
時俗之謬以訓世人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
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專為一家之言今
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又是書隋志不著錄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止一卷錢會讀書敏求記載有宋鈔淳熙七
年嘉興沈揆本七卷以閩本蜀本及天台謝氏所校五代和疑本參定未附考證二十三條別為一卷且力斥流俗
并為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卷之舊姑從明人刊本錄之然其文既無異同則卷帙分合亦為

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可惜耳

長短經九卷

編修附序
謙家藏本

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竝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即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未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

案此或全勳用晁公武之言疑書實僞託

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驗

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謬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即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詳其故也對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卿申鑒劉邵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兩同書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羅隱撰隱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以十舉不中第乃更名朱溫篡唐以諫議大夫召不應後仕錢鏐爲錢塘令尋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吳越備史載隱所著有淮海寓言讒書不言有此書然淮海寓言及讒書陳振孫已訪之未獲惟此書猶傳於今凡十篇上卷五篇

皆終之以老氏之言下卷五篇皆終之以孔子之言崇文總目謂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會其指而同原然則兩同之名蓋取晉人將無同之義晁公武以爲取兩者同出而異名非其旨矣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以爲唐吳筠撰考宋史藝文志別有吳筠兩同書二卷與此書同載之雜家類中非一書也

化書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朱齊邱撰宋張耒跋其書遂謂齊邱犬鼠之雄蓋不足道晁公武亦以齊邱所撰者於錄然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搏言譚峭景升在終南著化書因游三茅歷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邱遂奪爲已有而序之則此書爲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簡勁與質元陸友仁硯北雜志稱譚景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書道一條見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顧未之見則元世流傳蓋已罕矣明初代王府嘗爲刊行後復有劉氏申氏諸本今仍改題化書而以陳景元跋附焉峭爲唐園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沈汾續仙傳中其說神怪不足深辨又道家稱峭爲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闕世家稱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卽爲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靡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昭德新編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晁迥撰迥字明遠濱州清豐人自其父始遷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罷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旋爲翰林學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西門御史臺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文元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爲其晚年所作因居昭德坊故以名書宋初承唐餘俗士大夫多究心於內典故迥著書大旨雖主於勉人爲善而不免兼入於釋氏自序謂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故此五說酌中而作蓋指下卷指迷五說也李淑言其服膺蹟典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王古稱其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其所學可知矣迥五世孫邈搜羅家集得此書於

丹稜李憲慶元中嘗有刊本明嘉靖間又有重刊本此本首題奇孫伏武重錄迴自序及李遵勛後序皆與晁迥所記相符蓋猶舊本其後附迥及明晁瑛晁東吳三人之詩數十首蓋其後人採輯家集而未慮者文不相屬實爲駢拇枝指今悉刪之不著於錄焉

每言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敦禮撰敦禮家本河北南渡後與弟敦詩同登紹興進士官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愛深陽山水買田築室居焉是編凡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其造文皆規撫揚雄王通無語錄鄙俚之習然首卷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中又以諸經傳註爲蠶道之書其旨頗雜於黃老未爲粹然儒者之言至其間指切事理於人情物態抉摘隱微多中窾要則亦不可盡廢者雜家者流七略著錄固不妨並存其說備採擇焉

樂菴遺書四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舊本題宋李衡撰其門人龔昱編衡有周易義海撮要已著錄昱字立道崑山人據隆慶元年沈珠序稱舊本五卷今定爲四卷舊曰語錄今更曰遺書然珠但稱初得語錄一冊不言其所自來又言隨失去復得郡守曹紫峰鈔本所謂初得一本當卽指天順癸未成廷珪所刻者而卷末天順己卯鄭文康跋在刻前四年亦稱僅得鈔本是終莫詳此書授受之的也考書中所言大抵與陸萬聞心學相合卷首吳仁傑序與所作兩漢刊誤離騷草木說古周易諸序亦然如出二手其大旨以悟爲宗又述周必大書曰樂菴臨行一著實是難得禪和子亦服他蓋尋常說時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能瞞人此老平生跌宕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亦殊不似必大之語考宋史衡本傳有臨沒沐浴冠巾儵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生死衡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云云無乃姚江末流借此語以影撰此書此序借以助心學之淵併所謂天順刊本之序跋亦出影撰歟不然昱此編出於淳熙中正與朱子同時何以朱子於張九成陸九淵辨析不遺餘力而此書混儒墨而一之至輪對上殿敢謂周公亦坐禪而朱子寂無一語也疑以傳疑存備雜家之一種可矣

宋葉適撰通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諱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

爲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屑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

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夫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盧齋作註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

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爲文淺義陋謂檀弓庸率於義理而輦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爲政仲尼不

爲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

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

諸條往往爲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陽之言而適獨不

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本語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丙子距拱罷歸之日已十三年故開卷即以否泰兩卦君子小

人消長爲言其中論裴度論劉晏皆陰以自比論李林甫論哈嗎爾 原作哈麻今改正 皆以陰比徐階論盧懷慎則陰比

殷士儻輩亦發憤而著書者也其間如隆慶六年宿良鄉夢見孔子之類頗爲夸誕如謂無意之夢非意所能爲

故聖人貴忘之類亦頗涉虛無至駁伊川說春秋災異一條欲破董仲舒對向劉歆之說遂謂天道不關於人事

尤爲紕繆其他辨詰先儒之失抉擷傳註之誤詞氣縱橫亦其剛很之餘習然頗有剖析精賞之處亦不可磨五

卷以下皆論時事幸切中明季之弊故明史稱其練習政體有經濟才一書之中蓋取瑜互見云

右雜家類雜學之屬二十二部一百七十八卷皆文淵閣著錄

葉古者庠序之教得天下而從事六德六行六藝無異學也周衰而後百氏與名家稱出於禮官然堅石白

馬之辨無所謂禮縱橫家稱出於行人然傾危變詐古行人無是詞命墨家稱出於清廟之守併不解其爲

何語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說實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變爲雜學而已其傳者寥寥無幾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雜學目之其他談理而有出入論事而參利害不純爲儒家言者亦均附此類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雜家類二

白虎通義四卷

本通

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書藝文志載白虎通義六卷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十四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爲元大德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相符知崇文總目所云十四篇者乃傳寫脫一四字耳然僅分四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註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然則輾轉傳寫或亦有所脫佚翌因是而指其僞撰則非篤論也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楊終傳稱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即日貰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輔召馴李育皆得與於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言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唐章懷太子賢註云即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遞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尙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尙經學咸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 國朝任啓運嘗舉正其闕作白虎通攷見所自爲制藝序中今

其書不傳所糾之當否不可考矣

獨斷二卷

通行本

漢蔡邕撰王應麟玉海謂是書開有顛錯嘉祐中余擇中更爲次序釋以已說故別本題新定獨斷擇中之本今不傳然今書中序歷代帝系末云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三百一十年壬子爲靈帝建寧五年而靈帝世系末行小註乃有二十二年之事又有獻帝之諡則決非邕之本文蓋後人亦有所竄亂也是書於禮制多信禮記不從周官若五等封爵全與大司徒異而各條解義與鄭元禮註合者甚多其釋大祝一條與康成大祝註字句全符則其所根據常同出一書又續漢書輿服志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是書則謂廣七寸前出四寸其詞小異劉昭輿服志註引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則作三公九諸侯卿七建華冠註引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今本並無此文又初學記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轆者施轆於外乃復設轆者也與今本亦全異此或諸家援引偶譌或今本傳寫脫誤均未可知然全書條理統貫雖小有參錯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證家之淵藪也

古今注三卷附中華古今注三卷

江蘇巡撫林進本

古今注三卷舊本題晉崔豹撰中華古今注三卷舊本題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豹書無序跋縞書前有自序稱晉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殆有闕文洎乎黃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然今互勘二書自宋齊以後事二十九條外其魏晉以前之事豹書惟草木一類及鳥獸類吐綬鳥一名功曹七字爲縞書所無縞書惟服飾一類及開卷宮室一條封部兵陳二條馬鮑犬二條爲豹書所闕其餘所載並皆相同不過次序稍有後先字句偶有加減縞所謂增注釋義絕無其事又縞書中卷云棒棰正熊注車輻也使全襲豹語不應此條獨著豹名考太平御覽所引書名有豹書而無縞書文獻通考雜家類又祇有縞書而無豹書知豹書久亡縞書晚出後人摭其中魏以前事屬爲豹作又檢校永樂大典所載蘇鶚演義與二書相同者十之五六則不特豹書出於

依託卽縞書亦不免於勒襲特以相傳既久姑存以備一家耳考劉孝標世說注載豹字正能晉惠帝時官至太傅馬縞稱爲正熊二字相近蓋有一誤新舊五代史均有縞傳載其明經及第登拔萃科仕梁爲太常修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理院事遷太常少卿唐莊宗時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時貶絳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終於國子祭酒今本題唐大學博士蓋據書錄解題然稱爲大學博士實振孫之誤至其時代則振孫亦稱後唐不專稱唐實明人刊本以意改之也

資暇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李匡又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故書其字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季又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又諸書傳爲自誤耳匡又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云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蓋卽匡又書中但自稱守南漳蓋所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又自序曰世俗之談類多譌誤雖有見聞豈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開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向闕筆則猶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自序疑裝輯者佚之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自應疑自序乃鑿括之詞原未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湘素雜記嘗駁其傑直一條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唾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句則宋計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顯爲濤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

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寧啗熊白一條忽雜嘲謔雜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說角里直書祿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用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作晝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涓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譌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投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箴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鄭侯音駮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摭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音駮屬南陽者音贊匡又已引鄒氏史記註駁讀駮之非茲殆未見此書也歟

刊誤二卷

兩江總督
孫述本

唐李涪撰舊本前有結銜稱國子祭酒郭忠恕佩觿引此書亦稱李涪祭酒涪五代去唐末未遠當得其真而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卽此人未詳孰是也前有自序稱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蓋佚其一其書皆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閒及雜事如論僅甥旁繆廩薦六字之譌辨陸法言切韻之誤解論語不問馬之不非否音校左傳繕完葺牆之完爲字字以及駁李商隱孔子師老聃老聃師竺乾之妄正賈耽七曜歷之繆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日趨佻巧而涪獨考證舊文亦可謂學有根柢者矣

蘇氏演義二卷

永樂大典本

唐蘇鶚撰鶚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頴之族也光啓中登進士第仕履無考嘗撰杜陽雜編世有傳本此書久佚今始據永樂大典所引哀輯成編雜編特小說家言此書則於典制名物具有考證書中所言與世傳魏崔豹古今注馬縞中華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證於古今注條下然非永樂大典幸而僅存則豹書之僞猶可考見編書之勦襲竟無由證明此固宜亟爲表章以明眞贗況今所存諸條爲二書所未刺取者尙居強半訓詁典故核皆實博識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譌繆可與李涪刊誤李濟翁資暇集邱光庭兼明書並驅良

非溢美尤不可不特錄存之以備參稽也原書十卷今綴拾放佚所得僅此古書亡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固不以多寡論矣

兼明書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五代邱光庭撰光庭烏程人官太學博士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光庭爲唐人續百川學海及彙秘笈則題曰宋人考書中世字皆作代當爲唐人然羅隱集有贈光庭詩則當已入五代其爲唐諱猶孟昶石經世民等字猶沿舊制闕筆耳是書皆考證之文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此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首爲諸書二十二條次爲周易五條尙書四條毛詩十三條次爲春秋十條禮記五條論語十三條孝經二條爾雅三條次爲文選二十二條次爲雜說十八條字書十二條其字書十二條中恥字隸字明字朴字四條有錄無書係傳寫脫佚起字一條語不相屬詳其大義蓋說起字者佚其下段說朴字者佚其上段傳寫誤合爲一也其中如諸書門據山海經鳳凰之文管子韓詩外傳封禪之記謂作字不始於蒼頡不知百氏雜說不足爲據春秋門譏劉知幾論春秋諸侯用夏正之非不知左傳記者事經傳皆差兩月有用夏正之明徵論語請車爲柳一條謂毀車爲柳非賣車市柳不知一車之材毀之豈能爲柳殊不近事理雜說門七夕一條九杜撰尙書門論周康王當名斜孝經門謂仲尼之尼當作尼爲古夷字春秋門謂衛桓公當名兒更應斷無所依據然如論史記誤以放勳爲華文命爲堯舜禹名毛萇誤以萇爲鮫豕孔安國誤解菁茅顏師古誤以鳩鳩爲白鷹孔穎達誤以鷓鴣爲巧婦又誤以占書爲龜策同贗公羊穀梁誤以荆人爲貳詞杜預誤以文馬爲畫馬趙匡誤以諸侯無兩觀郭璞誤以鷄脂爲盜肉應劭誤以丘氏爲出左丘明皆引據辨駁具有條理所記社稷諸條多得禮意駁五臣文選註諸條亦皆精核謂春秋之例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有非褒非貶非譏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尤爲卓識在唐人考證書中與顏師古匡謬正俗可以齊驅蘇鶚之演義李治之刊誤李匡乂之資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見聞記頗雜瑣事又其次矣

近事會元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李上交撰上交齊皇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祐元年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寓鍾陵尋近史及小說雜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此本末題萬歷壬午元素齋錄副本猶明人舊鈔卷數與二家所記合其記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條數及自序之文亦與會所言合蓋即原本惟振孫以爲皆記雜事細務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首載宮殿之制次載輿服之制次載官制軍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爲樂曲爲州郡沿革惟五卷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綬鞋親迎舉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諡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燈散從親事官處士諡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逐旬問罪人表狀書奏制勅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匡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樞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雲仙雜記清異錄之式遂漫以爲小說歟

東觀餘論二卷

浙間總督採進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字長睿號霄賓又自號雲林子昭武人政和中官至祕書郎伯思歿時年僅四十而學問淹通李綱誌其墓稱經史百家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鍾鼎彝器款式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所著有法帖刊誤二卷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紹興丁卯其子訥與其所著論辨題跋合而刊之總名曰東觀餘論然訥跋稱共十卷今本僅二卷或後來傳寫所合併所載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條則疑訥於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較務於繁富不辨美惡徒誇祖父之長而適暴所短者其識特高又書錄解題載伯思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無古器說之名又稱後來修博古圖多採用之疑爲官書既行之後其名適同亦訥改題之以避尊也其書頗譏歐陽修不精考核而樓鑰跋中乃摘書中史籍書一條異苑一條王

獻之璇題一條勿勿一條甘蔗帖一條糾其疎漏蓋考證之學本無盡藏遞相倚撫不能免也要其精博勝集古錄多矣

靖康綱素雜記十卷 通行本

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記同而祇有九十事觀程大昌演繁露辨其誤引麥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林野客叢書亦具載麥秋之說稱綱素雜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載其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誤以折露盤爲青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襄爛閒評載其辨穀陽一條辨蘆菴一條此本亦無之蓋明人妄有刪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林於此書頗有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於前不足爲病晁公武譏其爲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爲鄙褻劉敞七經小傳亦摭此條爲諧笑雖不出姓字殆亦指朝英今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字說而尊安石爲舒王解詩綠竹一條於安石之說尤委曲回護誠爲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一條外大抵多引據詳明皆有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抵徒爲臆斷之談敞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自以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倚覺察雜記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瀾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官中書舍人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下卷雜論文章兼及史事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以均篇頁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前載與丞相洪适求序書一篇鮑氏移之卷末亦非其舊也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邁始爲序之稱其窮經考古上擅騷雅旁弋史傳劉克莊後村集中亦極稱其考證之功今觀其書如杜甫已上人茅齋詩天鍊菱青絲句據本草改爲頰棘未免穿鑿蘇軾詩空齋使爾爾如襲句事出列仙傳而引僞託之述異記韓愈謝自然詩實屬唐人乃云出風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諸本皆作苦輝光和尙骨

立乃談作骨力引南史張融事爲證鵲填河事見顏氏家訓及庾肩吾詩又見白居易帖乃與魏家等字一概
謂之俗說案馬綱中華古今注亦以鵲填河爲出蘇轍詩傳仍存小序首一句乃屢謂之廢序唐虞自是國乃
云堯姓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疎舛至於雷琴一條引元稹詩註證爲蜀匠又賀若一條引唐書王涯傳證爲賀若
夷不知段安節樂府雜錄稱貞元中成都雷生善鑿琴其業精妙天下無比彈者亦衆焉大和中有賀若夷尤能
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之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須旁證亦未爲能究根柢然其引
據精整者不可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爲容齋隨筆之亞也遺序之相推重也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浙江巡撫
標進本

宋吳曾撰會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會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救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檢討
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釐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本久絕
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闕首尾二卷焦竑家傳爲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
帙又書中分事始辨誤事實洽襲地理議論記詩謹正記事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共十三類而諸家傳本或
分卷各殊或次序顛倒或併爲十五卷或以第十一卷分作兩卷而併第九卷入第八卷內或無謹正一類而併
入記事類中或多類對一門談諧戲謔一門蓋輾轉繕錄不免意爲改竄故參錯百出其知孰爲原帙也趙彥衡
雲麓漫鈔又記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則當日已無定本無怪後來之紛紛矣是書考證頗詳而當時
殊爲衆論所不滿劉昌詩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又稱其比事門中案今本無多所漏略舉史記八事以
例其餘趙彥衡雲麓漫鈔亦摘其中論佛法與天地並原一條爲所學之誣妄併稱其詬訾前賢不少如詩人得
句偶有相犯卽以爲蹈襲及恃記博妄有穿鑿周輝清波雜志則謂其記荆王元儼戲劇批舛及宗室子好尙之
僻諸事有論其不應言者旋被旨毀版盛如梓怒齋叢談又載當日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
臺論會事涉訕謗有旨會顯文各降兩官臣僚繳奏乃黜顯文送其子汀州編管後京鏗愛其書始版行與輝所

記不同未詳孰是王士禛池北偶談以爲會書多不滿王安石顯文殆又襲黨人故智今觀其書以苟或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鼐賀秦檜詩會序上秦檜書事十絕句皆臚載無遺是其黨附權姦昭然可見併其書遭人攻擊蓋由於此士禛偶未詳考也然會記誦淵博故援據極爲賅洽辨析亦多精核當時雖惡其人而諸家考證之文則不能不徵引其說幾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在南宋說部之中要稱佳本則亦未可竟廢矣

雪谷雜記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湜撰湜有會稽續志已著錄此書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不載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其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十條別有徐邦憲書帖一首及誤識語一則乃當時冠於卷首者又有楊楫章穎葉適後序三篇及誤自跋一篇尙皆完整無關謹依類排次析爲四卷而取書帖序跋分載首末以略還原本之舊宋人說部紛繁大都摭拾瑣屑後談神怪惟湜此書專爲考據之學其大旨見自跋中故其折中精審釐訂詳明於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糾其謬如論蕙之非零陵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舛論王羲之換鵝寶有黃庭道德二經而斥蔡條西清詩話之非引董德元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廬州引曾慥百家詞證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淵二家所註之誤其釐正是非確有依據頗足爲稽古之資宜當時極重其書也葉適後跋以湜所論泊宅編花書名一條義有未安別存商榷之語湜併存諸卷中卽是一節亦與一語異同務伸已是書函往返動溢萬言訖於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私相去遠矣

西溪叢語三卷

江蘇巡撫孫進本

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岷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士南渡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尙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誤辨劉放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琅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形

管爲簫笙之誤皆極精審至考感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卽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唾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敘字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遯爲飛遯以孟子不若是忍爲不若是念二條又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榮惡行次決其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學林十卷

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宋王觀國撰觀國長沙人其事蹟不見於宋史湖廣通志亦未之載惟賈昌朝羣經音辨載有觀國所作後序一篇結銜稱左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末題紹興壬戌秋九月中澣則南渡以後人也考晁公武陳振孫兩家書目及宋史藝文志是書俱未著錄吳曾能改齋漫錄趙與峕寶退錄引之均稱曰學林新編而今所傳本但題學林無新編二字考袁文藝圃閒評王楙野客叢書亦祇稱王觀國學林則當時已二名兼用矣書中專以辨別字體字義字音爲主自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註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多前人之所未發實退錄嘗摘其誤以不羨爲羨頤夔夔閒評亦摘其議資暇集以行李爲行李字字無所根據不知玉篇山部有此字註釋甚詳能改齋漫錄又摘其謂左傳李氏介其雜當存高誘註以鑑著雞頭不當作蒙雞之臆佛氏精舍江表傳載于吉事是魏初已有之觀國謂自晉始有者爲誤又孟子以言餽之觀國不取郭璞音義而取玉篇音甜之說京索之索觀國以爲崑崙山客反不知陸氏釋文及五臣之注韓退之之詩皆音悉落反固未嘗誤亦頗爲他家所駁正然考證之文遞相倚撫此疎彼密利鈍互形原不能毫無疵累論其大致則引據詳洽辨析精核者十之八九以視孫奕不兒編殆爲過之南宋諸儒講考證者不

過數家若觀國者亦可謂卓然特出矣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

內府藏本

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皓之子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書先成隨筆十六卷刻於婺州淳熙間傳入禁中孝宗稱其有議論邁因重編爲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續筆有隆興三年自序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四筆有慶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筆止十卷蓋未成而邁遂沒矣其中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卜星算之屬凡意有所得即隨手札記辯證考據頗爲精確如論易說卦冥髮之爲宜髮論幽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字之文爲農民出入之時非指蟋蟀皆於經義有裨尤熟於宋代掌故如以宋自翰林學士八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駁沈括筆談之誤又引國史梁顛傳證陳正敏遜齋閒覽所紀八十二歲及第之說爲不實皆極審核惟自序稱作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費一歲蓋其晚年撰茂堅志於此書不甚關意草創促速未免少有抵牾如謂劉昭註後漢書五十八卷補志當在其中而不知所註乃司馬彪續漢書志章懷太子以後漢書無志移補其闕又駁宣和博古圖釋雲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磬告禮之文謂左傳並無其說而不知出自國語中頗爲失檢又如史家本末及小學字體皆無所發明而綴爲一條徒取速成不復別擇然其大致自爲精博南宋說部終當以此爲首焉前有嘉定壬申何異序明李瀚馬元調先後刊行之考永樂大典所載應俊合輶琴堂諭俗編中有引容齋隨筆所論服制一條而今本無之豈尙有所脫佚歟明人傳刻古書無不竄亂脫漏者此亦一證矣

攷古編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證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爲後人駁詰至正朔論厨人雖首子以命月而占星位算修詞軍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多義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

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依據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章述所記唐六典不會行用之誤以在
按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駭章懷太子所註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向舊唐書作北景以荀子所
稱子弓即仲弓非駢臂子弓以瑯琊臺碑文證素以前已嘗刻石皆與確明晰非泛為徵撫雖亞於容齋筆乘
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

續纂露十六卷續演纂露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案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證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引不實於野
諸條辨其為偽因謂董仲舒原書必句用一物以發己意乃自為一編疑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
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所引者具在譏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為小說家其論良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
意而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所引諸書用李匡又資暇集引通典例多註出某書某卷倘有譌舛易
於尋檢亦可為援據之法其書正編不分類續編分制度文類詩事談助四門中如衛士扈駕請道等子當為鼎
子一條岳珂愧鄉錄引吳仁傑鹽石新論甲編謂魏典韋傳有等人之稱洪翰林云等人猶候人蓋軍制如此大
昌所疑未為詳允然書中似此偶疎者不過一二條其他實多精深明確足為典據周密齋東野語云程文僂演
繁露初成高文虎嘗假觀之稱其博瞻文虎子似孫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
露詰其開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於錄考似孫所著緯略其精博未必勝於大昌
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

緯略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似孫嘗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騷略及此書今惟子略騷略與此書存陳振孫
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為博其作文以怪澀為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
錄非馮贄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懸騷招隱八風團棋毘毘牙之類

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編集不復具存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厄林議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爲唐劉子元疎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篤實無所屢託終出楊慎丹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藝圃閒評八卷 永樂大典本

案藝圃閒評宋史藝文志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錄惟李燾續通鑑長編考異內閒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冊而均未詳姓名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亦不題撰人今袁爽變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及汲於科名而性務勤學有雜著一編曰藝圃閒評又變集載其曾祖知隨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爲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考訂爲主於經史皆有辨論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多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於蒙釐疑似之間其所載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雖徵引既繁不無小誤如謂漢書敘傳稱袁盎爲子絲疑傳中字絲爲脫文不知敘傳以四言爲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如史記項羽本記稱字羽而自敘亦作子羽是其例也又謂古人日暮倚脩竹佳人殊未來所稱佳人乃賢人考日暮倚脩竹乃杜甫佳人詩云非婦人已謬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合爲一篇尤非至於不知腹猶果然出莊子不知鼠姑爲牡丹不知屠蒯杜蒯乃聲之轉如包胥之爲勃蘇亦均失之眉睫之前而大致賅洽實考據家之善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迄明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變孫甫史皆有傳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考今幸從沈理剝蝕之餘復加釐訂排比成編使其姓名學問不致終沒於來世亦可知網罟之自有其時矣原書卷帙不可考今所輯者尙四百餘則條目頗爲紛雜謹依類詮次分爲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之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之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之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之類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

芥隱筆記一卷通行本

宋龔頤正撰頤正字養正處州遂昌人本名敦頤光宗受禪改今名爲國史院檢討官其書名芥隱筆記者考韓元吉南澗甲乙稿中有題芥隱一詩爲頤正而作蓋其書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頤正攷證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謬處亦時有之如韓愈馬上誰家白面郎詩誤以爲杜甫詩公羊傳孔父義形於色誤以爲左傳孔子語王昌齡夢中喚作梨花雪詩誤以爲王建信乎考證之難然統合全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隨筆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爲甲乙也每條下多有註語其中班固賓戲一條與正文不相應王安石草堂懷古一條明註異同其王建一條註乃明駁之似非頤正所自註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蘆浦筆記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與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繕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譌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漚場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鞋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尙爲縣令之理卽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當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爲譌舛以熙爲興歟其書多糾吳會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賦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舛譌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拭懋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偶談九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賈氏所藏而緞安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啓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琳撰林字勉夫洲人養母不仕惟杜門著述當時稱為講書君是書皆考證典籍異同前有慶元元年自

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記一條稱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有所竄易云云蓋刻

意自成一家人之言故書中頗譏洪邁容齋隨筆不免蹈襲然如和嶠千丈松一條周顛阿奴火攻一條皆黃朝英

細素雜記之說夾釘一條自云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余暗合蓋刪除尚有未盡也其間引據既繁亦不免

小有疎舛如歐陽修詩本義謂毛萇以前無以騶虞為獸者林引六韜以駁之趙岐孟子題詞謂孟子無字林引

孔叢子以駁之顏師古漢書註謂玉樹在甘泉而林引漢武故事以駁之傅奕請正佛法表謂佛漢明帝時入中

國林引劉向列仙傳序以駁之杜甫詩筆架沾窗雨句本詠實景而林改沾為占引開元天寶遺事以證之不知

是皆晚出偽書不足為據也庾信哀江南賦晉鄭靡依魯衛不睦句本反用左傳語而林謂非其本義黃庭堅詩

註引烏孫公主琵琶事本出傳元琵琶賦序其石崇王明君詞乃因烏孫公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林轉據明

君事以駁烏孫公主事素觀詞杜鵑聲裡斜陽暮林辨暮字不誤似矣復謂當作斜陽曙以避英宗廟諱而改夫

斜陽豈可云曙耶案觀詞元作杜鵑聲裡斜陽樹宣和中歌者避英宗嫌名改樹為暮見項安世家說張祐寧王之詩自屬追詠而林以為目擊又以與祐

詩年代不符則造為祐身歷十一朝年一百二十餘歲之說然則李商隱有九成宮詩壽更永矣他如茅盈見史

記秦本紀註而林治梁孫文韜碑以為漢人譏其以廟諱為名非鵠冠子者柳宗元而林云韓愈作盤中詩者蘇伯

玉妻而林以為傳元案蘇詩陳玉父玉妻新詩原本甚明買石得雲饒句本姚合武功縣詩而林以為王建餘糧

樣歌本淮南子語而林以為始於左思以準作准始於呂忱字林案字林已佚此條見而泛舉唐碑皆千慮一失不

必曲為之諱其餘則多考辨精核位置於夢溪筆談相素雜記容齋隨筆之間無愧色也未附野老紀聞一卷乃林

父所作不著其名字惟據林題詞知其為陳長方之弟子所記多元祐諸人遺事而解孟子既入其豈尚沿晁氏客

語之說蓋林會祖伯虎及與黃庭堅游庭堅和王炳之惠玉版牋詩所謂王侯鬚若綠坡竹者是也案此事見者中疑叔條下林父承

家世餘聞故所言如是耳至林以其父之書附己書之末蓋沿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例於義均乖然伐檀集為後人

歷非庭堅之意故分析著錄以正其名此書為楸所自附非可謾過於他人故仍其舊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貶各探其本志之義也書本三十卷見於自序陳繼儒祕笈所刻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處多遺刪削今仍以原本著錄而繼儒謬本則不復存目附糾其失於此焉

考古質疑六卷 水樂大典本

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於藝文志惟水樂大典散見各韻中又別載入寶慶丙戌葉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據其文考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其里貫則序文不具莫能詳也其書上自六經諸史下逮宋世著述諸名家各為抉摘其疑義考證詳明類多前人所未發其有徵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則各於本文之下用夾註以明之體例尤為詳悉在南宋說部之中可無愧淹通之目昔程大昌作考古編號稱精審大慶生於其後復以為名似隱然有接迹之意今以兩書並較實亦未易低昂乃大昌書沈傳藝苑獨此書沈晦不顯幾至終湮殆以名位不昌故世不見重耶然蠹蝕凋殘逾數百載卒能遭逢 聖代得荷表章亦其光氣之不可掩也謹採掇編綴訂正舛譌釐成六卷雖其原目不傳無由知其完闕而已佚僅存要可謂吉光之片羽矣

經外雜鈔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是編皆雜錄諸書而略以己意標識於下多有不載全文而但書云云字者又有如元子心規之類一條而兩卷互見者蓋隨手記載以備考證之用本無意於著書後人得其彙本傳寫成條也其中如摘錄古詩十九首及素問數條之類頗無所取義輒字元緒桑字子明之類尤傷冗瑣然如鄒准所記星象之數楊鼎臣方圓相生圖吳沅問對錄論明堂制度任直翁易心學先天環中國之類頗足以資考證又如讀虞仲房所編說文五音譜失李燾本意論李燾疑說文籀體為呂忱竄入之非論像設始於招魂論常元楷墮門為劣論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閒自有相激發處論陸贄識權字在伊川之前論韓愈上李實書與

順宗實錄相矛盾論保蜀碑徒知張大吳氏之功而不知傷中國之體論皆中理其引古詩凜凜歲云暮一首次句作蝶姑多鳴悲與宋本玉臺新詠合亦足證今文選刊本之誤也

古今考一卷續古今考三十七卷

訓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古今考一卷宋魏了翁撰續古今考三十七卷元方回撰回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人宋景定壬戌別省登第官提領池陽茶鹽遷知嚴州入元爲建德路總管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兩漢諸儒惟據叔孫通所定某物猶今之某物孔賈諸疏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制亦不可考乃即漢書本紀所載隨文辨證作古今考前有自序一則然其書未成僅得二十條又有錄無書者四條咸淳丁卯回得手裏於了翁之子乃推行其意續成是編併載了翁原書而各附論於條下以鶴山先生曰紫陽方氏曰別之其無書四條回亦補其劉媪夢與神遇一條併發例於下曰鶴山原書有此題而文闕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於前則復書之云云案回之所續亦以漢書本文標目而於歷代制度推類以盡其餘如拔劍斬蛇條下則附廣劍考范增舉玉玦條下則附玉佩考蓋特借漢書一物之名推求古制而與史家本文則絕不相涉也然了翁所考多在制度回則以在宋之日獻媚賈似道似道勢敗又先勅之既反覆陰狡爲世所譏及宋亡之時又身爲太守舉城迎降於元益爲清議所不齒老而無聊乃倡講道學以謀晚蓋故其中多參以理語如高帝紀寬仁愛人四字牽引程朱以來諸儒論仁之語至列目十有二篇一字之義盈一卷未免涉於支離然回人品心術雖不足道而見聞尙屬賅洽所考多有可取者併了翁書錄之亦不以入廢之義也

穎川語小二卷

永樂大典本

案穎川語小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諡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諡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鼎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鑪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官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遵

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任入官累除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惠此一
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閨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
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
所撰歎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遵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騭文則其中疎舛
之處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史記註謂巨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瑛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
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招謂鉅尾爲類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臣塵史謂林逋
詩郭索鉤輈用本草語則未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
考據詳核如辨文嬾補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慎之論以及名稱字義詁論藝謬
而不知者皆一一訂證尤足以砥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怪者有益多矣哀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
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卽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類從編爲二卷

寶退錄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趙與峕撰與峕字行之

崇寧祐五年陳崇禮作是書序稱其字曰德行與
墓誌銘不同或有兩字亦未可知謹附識於此

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蓋太祖七

世孫也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惟趙孟堅彝齋文編有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曰有宋通直趙君行之
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之原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瓊源方弱冠已薦取應舉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筦

庫之任於葵於泰於衝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臨陣西階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

自丁卯迄乙卯以鎮廳舉而試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忠翊今上皇帝賚賜予換文階舊制宗姓換階視

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薦僅循從事承處之麗水君平昔游際貴達方將汲引而君疾

不可復起矣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一月終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覲也云云其敘與峕生平最詳惟墓

誌銘之首稱其子孟琦乞銘於某以丙戌進士同登則與峕當爲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而乃稱其春闈不偶殆

與孟珙同登進士

歟案孟堅亦非丙戌進士此文下註代作二字當爲所代之人也

是書前後皆有與曾題識前題不署名月稱平生聞見所

及喜爲客誦之賓退或筆於牘故命以賓退錄後題稱閱達涪灘蓋成於嘉定十七年甲申也陳崇禮序稱其

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

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爲夢溪筆談及容齋隨筆之總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再見竝自糾初考之

未詳知其刻意參稽與年俱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前說後乎是者有閻若璩之尚書古

文疏證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竝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

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學齋佔畢四卷

通行本

宋史編祖撰編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鶴山集中有題史編祖孝經一篇卽其人也其仕履始

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編祖蓋奉祠時

作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刑爲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以凡事

物之九數皆爲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又如譏杜預註左傳誤

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

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援據辨論精確者爲多亦孫奕不兒編之亞也

風瑛一卷

丙府藏本

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楮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

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過泥

序文論性惡曲解荀子以爲與孟子同功論崖蜜字承惠洪之誤不知鬼谷子實無此文雖不免小疵然如論彭祖

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

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風瓊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朝野類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趙昇撰昇字向晨自署曰文昌未詳何地其始末亦不可考是書作於理宗端平三年徵引當時朝廷故事以類相從一斑朝二典禮三故事四稱謂五舉業六醫卜七入仕入職任九法令十政事十一帥幕十二降免十三憂難十四餘紀逐事又各標小目而一一詳詮其說體例近蔡邕獨斷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史牘之文典籍紳沿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是書逐條解釋開卷釐然誠爲有功於考證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侈神怪者固迥殊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

通本
行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敘云幼承義方晚過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註不含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侑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柯攻擊盡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舛陋故能兼收並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年應龍衰朽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尙鈎舉應麟手書藏弄之家以爲珍笈此本乃國朝閩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蕪焉

識遺十卷 兩惟馬希家藏本

宋羅璧撰璧字子蒼自號默耕新安人宋史無傳不知其時代據書中前定一條引陳搏寒在五更頭之讖稱第五庚申後又十五年而祚移則其成書在宋亡以後矣觀其謂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於正云云蓋傳朱子之學者也其論養老之制謂禮記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數語爲委巷之談排詆經文殊無忌憚謂公羊高穀梁做皆姓姜亦屬杜撰謂班史原於劉歆引葛洪西京雜記後序爲證不知洪序謂劉子駿有漢書一百卷者自漢魏以來絕無是說乃輕信偽書尤爲疎舛然其他爬梳鉤索徵據舊文尙頗可採不獨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舉孔子生卒年月一條爲足資考證也在講學之家猶可稱言有根柢矣

坦齋通編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邪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有淳熙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宗時又有慶元間高秉文命題京鏗攻中官王德謙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於寧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寧爲武寧宰其家充里正則武寧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齋之詩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矢魚引世說辨元龍百尺樓引漢書證伏波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子西方聖人不指佛引明堂位鄭註證漢書禿翁字引朱買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傳謂唐書前後舛異引前漢書證豺狼當道二語不始張綱埋輪引鄒陽書證鷲鳥累百二語不始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爲精核他如論術家擇日及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委天教論救荒當知賊發論羅浮山飛來峯之妄論漢高祖同罪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祠論公儀休怒織帛不可訓持論皆爲正大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應坐顏回會參於殿上而列其父於廡下宜別立一堂之說後世建啟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意矣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掇拾編爲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

者特多焉

愛日齋叢鈔五卷

永樂大典本

案愛日齋叢鈔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參校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郛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參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而哀輯排訂尙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蓮超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其體例與張溟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彷彿相近特其文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恟悅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據既富中閒訂訛正舛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唐末準書作准之始於宋銅人之有四錄字患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變禮百官乘輦之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白石之類於考證經史頗有裨益其論詩諸條尤挾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掇拾編次釐爲五卷開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者蓋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參考亦姑仍其舊錄之焉